

史大夫也官既高俸益厚一卒之費歲爲錢至有數十萬者禍亂未平而民力已竭矣

泰山道士徐洪客貽李密書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宜棄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寄於盜賊洪客魏徵優游黃冠中而抱匡時之略懷濟世之具而人不知也隋煬無道民怨可也軍叛可也士大夫去之可也爲道士者棲身煙霞脫迹塵垢人君得失天下理亂何預我事而慷慨發言深達要領勸人決策直取獨夫詩不云乎人之秉彜好是懿德

冀此之謂矣。隋煬兵威震搖天下，視殺數十萬萬衆猶踐螻蟻而一。道士乃生禽取之計，大禹有言：「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况非愚者可不畏哉！」然李密不足與言，洪客無乃未知晉陽興師或無路自達，聊於蒲城公發之耶？以此一言觀其人，其智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雖太宗得天下，亦寂無所傳聞。豈已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焉。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克長安，收靖斬之。靖大呼曰：「公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固請乃舍之。因召置幕府。

李靖將略與秦王伯仲間耳。餘人不能及也。唐公方經營天下，且與之有隙而不知其才，徵秦王力救免之。則靖必

死矣淵何爲而生隙此必靖輕之有素也夫不忘宿怨雖
漢高大度尚且芥蒂於雍齒然得子房一言不旋踵而封
之秦王固請僅得不斬而自不能用也其相去遠矣迹淵
人物之鑑猶不逮滕公非有世民爲之子則天下豈唐所
有哉

恭帝

隋紀

詔唐王劔履上殿贊拜不名

天道誠聖人亦誠人非生知安行必勉於思誠思而不息
雖非生知亦能學而知之矣雖非安行亦能利而行之矣
湯武之德不及堯舜而列於聖人者由此其選也故曰湯
武身之也又曰反之也身之者不徒言之必躬行之也反
之者不遂於情而復於性也凡位至帝王其所負稟未有不

過絕於人者惟不知反身之道行不副言而情移其性則
日遠於善而趨於不善如水之流於下也躬行復性其要
不在乎他在乎去偽而已矣桀紂尚為君則臣之天命殛
之則伐之固不虛為臣之名而實為伐之之事也以方
伯舉兵殺殺而易位固不以漸次嘗試今日為冢宰明日
為上公若毀兒齒而取之也其可其否一斷以義不可則
止可則行其止也初無進動之形故止而安其行也亦無
疑悔之慮故行而果此湯武之事也唐王惟不正名揚廣
為弑父與君之賊而舉師是故節自繁多詭正並用故興
王之術駁而不認也去歲代王侑年十有三錐戶帝號豈
能出黃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乎今茲劔履上殿資拜不
名又豈恭帝心崇唐王而為之乎越兩月九錫詔下唐王

乃曰孤秉大政而自加殊禮可乎魏晉之迹皆煩文飾偽
欺天罔人孤竊耻之湯武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豈必
劫唐虞之禪乎此言美矣而實未能然殊禮固不可自加
也黃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果出於恭帝耶後之自加爲
非則前之命之爲僞矣前之命之爲是則後之自加亦何
爲而不可故能言湯武之誠而不悟在己之多僞是故學
以聚之間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聽天而不迫思誠
而無僞所以爲君德也有君德則天德也有天德然後可
以居天位矣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司馬德戡字
文智及等欲述亡懼不免禍乃行大事以智及兄化及爲主
引兵入宮帝曰我何罪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弃宗廟巡遊

不怠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四民喪業盜賊蜂起辜任佞諛飾非拒諫何得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董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耶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遂縊帝殺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立秦王浩爲帝居別館以兵守之化及擁衆十萬據有六宮奉養一如煬帝

凡誅討無道之人得數其罪而屈其詞猶治姦惡之囚而得其承欸也夫然後快於人心如胡亥揚廣是已然廣責司馬德戡曰我負百姓而於爾等榮祿兼極何乃爲是德戡等皆無以應其無以應也亦猶煬帝之不能自文也于是君不君比於獨夫而宜於弑臣不臣同於叛逆而宜於誅惜哉字文化及之不明乎義而爲利所沒也

唐王世子建成秦公世民督軍十萬至東都王世充閉門不

出城中人多欲為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
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引兵還

當是時王世充外困於密內得權未專唐兵臨之既有內
應正可取之時也而秦王舍之而去何也若乘時克東都
則密非世民敵亦不勞餘策矣夫今不取他日之役動費
十倍秦王無乃千慮而一失乎曰秦王言新得關中根本
未固雖得東都亦不能守此事實非詭語也乃若王之深
筭其自度辨世充有餘縱使勢成亦必能克特欲它日專
其功不欲與太子同事耳不然密於世充為讎而裏與鄭
為援兵家離合難易之勢也秦王豈固釋所易而甘從事
於難者乎

高祖

唐紀

以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上待寂厚羣臣莫
比

裴劉皆非宰相才一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
長短論之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舉又文靜先言而高
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爲人宜於高祖而文靜爲人合於秦
王也晉陽宮女之事自剛明者所不肯爲不幸失之於初
當終以爲悔而咎裴寂之誤已高祖則不然不取磊落奇
士而眷眷於私暱狎比之徒而猶不忘也文靜固非宰相
才寂既知政事文靜因無以自見故唐室之初殊不足觀
高祖有天下若幸而得之者故曰人主之職論相而止矣
李家兵敗於王世充帥餘衆來降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
不樂乃說上曰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以撫憑藉國

成取世充如拾地芥耳上遣之羣臣多諫上不從密至桃林
遂反

唐高祖遣密何思之不詳也曹公不追關羽為其有君臣
之分先主不留徐庶為其有母子之情密何說哉以三十
萬衆驕矜敗亡平日爪牙莫肯再為之用况又各有係屬
安能復收之密為此言以給高祖而高祖聽之過矣密初
入朝授任誠薄高祖若念始者復書早膺圖錄之言盛宮
室多子女衍金帛寵以虛名厚其禮貌則密亦無以生其
姦心矣

上以舞胡安比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
齒又况天下新定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猶滯草萊而先擢舞
胡為五品非所以示後世也上曰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業已如此云者不肯改過拒諫之辭也李綱之諫比諸孫
伏伽借裙襦充妓衣之論則又切矣何高祖能從伏伽而
不能從綱也伏伽所言爲其事而無其人故易從綱所
則有其人矣高祖心悅其人故諫不能入雖然英明之主
則無是矣當是時天下猶未平以金帛賞於優尚恐戰士
缺望而以黃散要官捐之舞胡其亦蔑視士大夫而輕王
業也哉

齊建德討宇文文化及禽之先謁隋蕭后語皆稱臣素服哭場
帝盡哀撫存隋之百官然後斬化及等

商紂既亡商之子孫皆臣服于周所難化者惟沫上頑民
服紂成俗乃有哀號呼天欲紀其緒蠢然警動及酈周邦
則未聞殷之賢臣爲紂斬衰擗踊敬事妲己者也隋楊之

異視桀爲浮其怨疾敵讎遍于四海民欲與之俱亡非若古昔王畿之內被害特甚者而已竇建德於是焉數字文化及以世受國恩不能斥諫親行弑逆輒自稱尊討而殺之可也而爲昏煬發哀拜謁蕭后則施之不當何足以感動人心其與漢高爲義帝之節不亦異乎

上素與子文士及善化及死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德彝在隋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俄遷侍郎

禍亂之臣於興國無怨惡也而不可不戮者天下之惡一也謝塗炭之人又以訓吾之臣子也古之賢哲有私勞於我而犯大義者猶不敢賞矧泛泛之故舊乎至於身爲大臣產禍召亂又與叛逆詬詈其君此而不誅反寵秩之唐

之官爵為不足貴矣秘策云者非曲逆之六計子房之躡足也必竒技淫巧取媚房帷之事耳此固姦諂無耻者所優為也

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性驕侈好田獵奴婢數百人使之戲為攻戰死傷甚衆乳母苦諫元吉醉怒殺之坐免官元吉諷并州父老詣闕留己遂復其任

晉陽王業所起委之帝子宜矣而元吉驕奢好田酗酒妄殺而所長不聞夫豈可以牧民御衆乎免官追還是也復以詭計得留詰讓不加訓戒不行是愛之過而矜其惡也非特晉陽之人橫被虐政而元吉自此長惡不悛喪其封守它日幾於邦國大禍是故古人有言愛子者必教以義方而不納之於邪驕奢田酒而安於忍所自邪也

王世充醜死隋皇泰主曰願自今以往不生帝王家

人有死於此復生於彼之理乎曰佛氏云然愚以謂無此理也人之所以有生陽氣施而陰氣受也其死也二氣離也何獨人凡物之生死皆然使父母而不遇未有能化育者遇而成其包任非一日至於日至之時如日出如雨降其生也不可禦雖欲頃刻稽之不可也人之爲嬰孩也知求乳而已視無見也聽無聞也心無思也童然而已矣養而就之五官之用與日滋長血氣盛筋骨強而體用備則強者向於羸盛者趨於衰至其極也心思短聰明近耗消漸散若冰釋若火滅其盡也不可止雖欲頃刻稽之不可也此人生死之大常也故原始要終則知死生之說矣原者推其本也要者究其極也其本以是生則其極以是死

豈不簡易而明白哉佛之說則不然爲繼母所憎而并惡其父逃而出家則以其體非父所鍾也去降神于天託蔭母胎而出自左脅蓋以施受之道爲浼已也故其言曰衆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愛爲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爲畜或畜而爲人輪轉相續無有窮已故人貴修行精練不殺禽獸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卽生樂處此其迷人誘世之大略也欲驗其不然者請得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喘而肖翹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無定數則安知人死爲畜畜死爲人也若有定數則自古至今人與禽獸相爲死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則不可爲量矣禽獸能殺人者無幾矣是當會獸日加多充滿于宇內人日加

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其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戶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上下給足若禽獸爲人則禽獸宜彫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入煙斷絕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求之難致若人爲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加彫耗此以目覩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了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况於氣旣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泯泯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成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

豈不妄哉爲佛之學者修行精練或有術數能知死期語於人者吾去留自如孰有生而不死死而復生者此又以聚散實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推是以思之則輪轉之妄見矣既不惑於輪轉則其言鬼神者亦從而可辨也其言鬼神既失正則其言性命道德亦不可信也蓋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卽性命道德之理非有二致得之則皆得失之則皆失也或曰自賈誼明達已言人死爲物非始於佛也亦不足信乎曰賈生所言亦猶莊周論神奇臭腐去者言人死則與朽壤之類等耳然則記井識環之事如何曰是時佛說入中國已久抑已有幻之者耶或適有相類者耶嘗聞之侯仲良曰佛氏有奪胎之論何其不思而罔之甚也受氣胚胎誕彌厥月而爲他人鬼臯所易然則胚胎

之父也其生物乎其死物乎其空空無物乎則以問之名
僧善果果曰不然譬之候館既有舍之者矣俄而勢力者
至彼固當出而避之奪胎猶是也此二者愚智之辨也然
則以鬼享者何謂也曰緣子孫之心而制禮也祖考往矣
爲子孫者以爲無有而不祀於心安乎安則不祀可矣苟
有不忍之心如存之念則爲廟爲主奉承而祭之不得不
然矣然則祖考來格者何謂也曰此他人所不能知惟將
祀事者知之儼然如見乎其位肅然如聞乎其聲穆然如
瞻其容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致愛則存致慈則著此所
謂來格來饗者也若紆昏奔肆祀則弗答矣五經均所以
載道也或陳其著或闡其微無精粗微妙之殊也浮屠氏
之類者未有不讀易其意若曰寂然不動齋戒以神明其

德此固佛之道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此固佛之教也。是譬猶觀人者，取其一節，以爲全體。觀海者，認其一漚，以爲全潮。所遺多矣。彼徒悅齋戒之德，而不知吉凶與民同患之用也。徒取寂然之靜，而不知感而遂通之應也。徒喜其死生鬼神之名，與佛同，而不知原始反終爲物爲變之所以然也。而昧者信之，因以謂孔佛不二。雖傳慧辯析，如柳宗元亦推尊之曰：其說合於生而靜者，是亦斷章取義也。宗元又曰：佛者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而眉山蘇子表而出之，以爲與孟子同。是又不以大全勘之也。或曰：如子所言，則凡人之精爽靈明，卓然異於萬物者，其死也，則與土木比乎？曰：人之所以爲人，蓋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不以生而精爽靈明，不以死而晦昧冥漠者矣。

非窮理何以知之非盡性何以有之此係乎學者功力之淺深不可以言語斷也

劉文靜自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由是有隙嘗飲酒酣拔刀擊柱曰會當斬寂家數有妖召巫為厭勝或告之上以屬吏文靜曰今寂為僕射臣不異眾人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曰觀此言其反明矣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世民為之固請寂曰留之必貽患上素親寂文靜竟坐死

高祖以觖望為反逆何不度情之甚歟上之所為不盡愜乎人者多矣匹夫匹婦一有憫然不服之心盡以為為反逆而誅之桀紂不至是也文靜首唱大謀嘗示酬勳又以讒死冤哉而太宗不能力救何也曰非不能也不敢也高祖

先欲斬李靖既固請矣今若又逆上意則裴寂必併秦王而讒之蓋文靜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漢高魏武之比而未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力諫爲是也歟在世民爲子則當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批數逆鱗使動舊冤死其責大矣爲文靜者苟有高世之見既已出力興唐其功在先其名已著遂巡退避不與寂競甘於落度用以全身何善如之而乃芥蒂悻悻然自取猜毒其才智雖高而識量淺矣

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携其首詣竇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反其首吏民感悅即日請降其旁州縣皆望風歸附

君臣父子人道之大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竇建德殺

奴之弑其主者而遠邇歸附以順理也乃有械人之子使
證其父者亦獨何哉其淪胥爲夷之故歟居中國弃人倫
自古不可惟冒頓射父而雄長百蠻蓋夷狄與禽獸不遠
也聖人外之苟欲除異己者其術固多何必捕繫其子使
誣訐其父以滅天理乎古之無道之邦忌克猜忍開奴婢
告主弟子告師之路極矣而又有極者焉世衰道微久矣
嗚呼悲夫

裴寂與宋金剛戰寂軍大敗上徵還責之既而寵待彌厚
爲國而賞罰不類無以服人心人心不服則雖據廊廟之
尊操福威之柄亦何以異於市井毀譽之相紛者哉裴寂
劉文静同建義功文静有死罪猶當十世宥之不可於其
身而加戮裴寂禮報已過及此失地喪師亦當平行貶削

不可以其寵而失刑如此則唐之政事豈不日日新又日新哉而高祖狃於愛狎專顧私勞何以訓勸具臣君德於是大疵矣

王世充將帥多來降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鄰坐誅殺人益多亡者益甚

人之與人類也故不得相害殺人則死傷人則抵罪鄰里鄉黨則類之有情者也故出入則相友守望則相助疾病則相扶持族屬則類之親者也故五服之內許相容隱設法如此澤之所浸亦莫禦矣推而上之則夫婦兄弟父子從可知也夫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以法論之則以詆譎終不肯言則爲罔上而孔子明之曰父子相爲隱直在其中

矣宜曲也而謂之直者順理故也今使父子不得相隱小則誦言之大則首計之不待夷狄猾夏狗彘食人而人之類殄矣故子證父攘羊若直而理逆父子相為隱若曲而理順聖人人倫之至為此類也今夫謀反大逆理之大蠹也其謀而未覺非使人告于上則其事遂成是不可不告者降此而設告首之科已陷於刻薄之政又况使天屬之最親者相告幾何其不胥為夷狄禽獸矣乎故逆理愈甚則其失愈遠王世充始者輔皇泰主繼而自立未甚有愧於唐公惟其尚威力而滅彘倫故亡如邦及焉世充無足言者而其惡政後世猶有蠶尾故不得不論也

上聞并州平大悅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徭府取之

昔韓昭侯惜一袴不妄予曰人君頓有為頓笑有為笑袴

豈止頓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并州平將士受賞宜矣侍宴
羣臣又何與焉而亦有賜不已太乎又使之稱力自取此
魏齊滎后奢君所行豈足爲法多取則傷廉少取則異服
且爲公鄉近臣束帶搢笏而抱刀負練繒豈朝廷踰濟之容
哉是因一喜而數失也或曰旣飲食之又實幣帛以獎其
厚意固待忠臣嘉賓之道亦何訾焉曰非此之謂也必若
有賜者筐篚可也

詔世民擊世充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
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東來何也世民曰四海咸仰皇
風惟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
乎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

隋東西二京皆以親王留守其輕重等耳長安差重者宗

廟在焉耳唐帝長安鄭帝洛陽迹其所以取之未有大相過者故王世充有隔水之問而秦王所以答之者語雖大而不可不愴不若復實建德書詞意之明決也使唐初舉事若湯伐桀若武王伐紂若沛公誅無道秦則義橫四海至仁無敵世充雖兵強將猛安得與獨夫之子子嬰之徒堅保孤城而唐室文告之詞豈止如是而已此董公所以貴於明其爲賊也

上謂世民曰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悉收之子女玉帛並賜將士

伐國者討其罪人斯已矣後世乃有既禽其主又坑其眾者已爲不道而又取其子女以賞軍則非理益甚矣係累其子弟古人所謂如火益熱也反其耄倪古人所謂猶可

及止也高祖之令於是大失而秦王何不諫止而從之也
朱粲以婦人嬰兒爲糧而世充收之世充使父子兄弟相
告故唐伐之今乃下令預以洛陽子女分賜將士彼子女
昔或勤伐之後或賢士大夫之家非人人與世充同爲暴
虐者也何罪而沒爲官婢乎出令如此其愈於宋王者特
不殺而已豈不悖哉

王世充求援于竇建德建德帥兵十萬救之世民曰一舉
兩克在此行矣遂使元吉守東都自將東趣虎牢建德兵不
得進數戰不利凌敬說建德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
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矣建德不
從

凌敬之策誠善策也使竇建德遂從之則秦王其果釋洛

陽之圍而自救乎抑分兵渡河躡其後而擊之乎其許之和兩俱解而退乎曰是皆不然建德雖善將長安諸人及并州將帥自是以待之正使攻取懷孟而汾晉蒲津豈不戰所能下延引日月適足以孤洛陽之心耳秦王固將攻圍益急世充見建德不救而去亦叵測其所以危疑震懼能不破乎既破世充席戰勝之威益以降附之衆北取建德不過遲時月間耳

蘇威請見世民稱老疾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及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既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

蘇威相隋俛仰昏主之側十餘年間纔有兩言一論薦門

勳格太重致煬帝失人心者一論盜賊之多而無匡濟之策可謂危而不扶顛而不持罪固大矣若此之封德彝裴矩茲邪諂佞召危產亂則亦有間唐之寵任德彝為是則廢弃蘇威為非廢弃蘇威為得則寵任德彝為失要之威無可用者德彝其當戮之以為人臣迷國誤君之戒然後為當也

世民至長安俘王世充竇建德獻于太廟上斬建德于市赦世充為庶人徙處蜀未行獨孤修德殺之上免修德官

王竇非唐之叛臣也當隋之末世以烏合之眾盜名字者不可勝數唐室假仁而行則此二人之輕重世充為首宜戮其事煬不忠致隋失天下又弑皇太子而自立濞刑以逞虐及無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

而唐不然其不戮世充也得非內省有疚歟其謀建德也
無乃畏惡其能歟已而使人潛殺世充豈所謂與衆弃之
歟

置錢監於洛并幽益世民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自鑄
錢

錢者國之大寶當鑄之王府不可歸之臣下漢賜蜀嚴道
銅山與鄧通豈可法也天下向平諸侯國土賞賜亦不爲
薄矣何必更使自鑄乎賢而多財則損其志秦王不當受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齊王豈當與至於裴寂既貴且富勞
報逾分亦復得之而功出其上如劉文靜者生則毋老家
貧死則賞財籍沒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乎高祖所爲不
亦異乎

發兵擊蕭銑

蕭銑非唐之叛臣也。倉卒時豪傑誰不欲有分於海內者。况銑又梁之苗裔乎。唐若以文告之，詞招而撫之，銑見天下十已平九，亦必束手聽命。若再三諭之而終不下，加兵未晚也。唐之起，異乎漢光武之復祖業，銑之舉，異乎公孫述之無所爲而爲之。然光武待述，訓勅屢下，及王師已至，成都猶眷眷丁寧冀其降也。以是揆之，則唐所以施諸銑者，未盡其道矣。

銑大懼，倉卒徵兵，不集。出戰，大敗。銑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奈何！以我而陷百姓乎！帥羣臣總縑布，詣軍門降。送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孔子曰絕世絕世與滅國天下之民歸心焉桀紂之惡道也
聖王繼起猶必封其後非要譽於天下也所以歸民心合
天德也蕭銑雖自帝一方蓋以宗國顛覆爲任其心豈與
唐競哉又况唐師臨境銑立未嘗力戰又不嬰城固守總
服而出降夫豈王世充之比乎旣服其人當矜其志肱以
江南百里之國使奉梁祀則唐之德庶幾乎武王下車之
政矣而以盜賊待之必殺之而後慊得謂之仁乎

詔陝東道山東道行臺尚書令得承制補署

由朝廷制藩屏以藩屏臨州縣以州縣治百姓如挈裘而
振其領政出於一則稟承者無二三之惑今唐全有四海
置郵以傳命雖萬里之遠不逾時月而至矣而建二三行
臺于外使大臣承制補署是政出於朝廷又出於行臺夫

豈國無異政之體哉

突厥入寇上問羣臣和與戰孰利鄭元璿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不如勝而後和則恩威著矣上從之

唐待突厥禮與貨厚不貲矣自武德二年至是四年之間大小入寇逾十數高祖猶與之和是欲戰則戰欲和則和權常在突厥也處之於後之為難則以結之於初為失也和戎之策始於晉魏絳侯伯之國一時偷安可耳使文公方伯必不為爾悼公初以戎狄貪而無親是也而絳廣引后羿失久而亡挾以虞箴武不可重之語以警動之悼公雖英決之資然年才十八其盡知情偽固有歉於文公之老成也而絳之所以和戎者非自它略亦盟而貨之以中

其貪矣豈緩之以德乎二帝三王之時未嘗無戎狄聞有
慎德而來賓者悖德而率服者封略既定華夷有限侵叛
則伐之去則不追也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也唐初
急於近功北面而稱臣是以啓寵納侮作始簡而將畢也
勞師費財不勝其巨矣人主以二帝三王孔子爲法修吾
德政內安中國而外固邊圉不與交通息其謀夏之心又
安有結親之辱和好之耻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七

高祖下

唐紀

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玄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約萬寶繼之萬寶不進謂所親曰奉勅以軍事見委今主輕進若與之俱必敗不如以玉餌賊王敗賊必爭進堅陳待之破賊必矣由是道玄敗及世民深惜之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効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

道玄之敗非深入之過乃史萬寶不援之罪也萬寶怒其不待己命輕騎先出許之繼進既而不動故以道玄餌賊而世民不知其情遂使老將姦計得行免於大戮世民平日遠料敵情如指諸掌而偶懵於此使道玄之憤結不得

伸惜哉

是時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有司莫知所從惟據得之先後爲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於上上手勅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上怒責世民曰我手勅不如汝教耶它日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王言惟作命命云者猶天之所以命物也而可僭乎太子今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雖高祖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獨不知其不可而辭之耶房杜諸人亦無警發何也既許並行有司不得不以所承先後爲據高祖不思因事更制乃謂秦主爲書生所教夫書生凡有幾等豈讀孔孟五經之人皆亂人君臣父子者乎

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瓘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敗亡之餘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請行上許之

范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三魏若勸建成以孝友之道則儲位安矣乃使之立功結黨是導之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

范氏之論是則然矣秦王豈但功高其德固遠過於建成而人之大倫有常有變使建成而賢也或能容其弟使世民而聖也斯能事其兄今建成長而無德乃欲使世民以命世之才盡代之功終守臣節雖甚愚人亦知其不可况高祖素有立世民之意特無贊助者耳王魏忠於太子與

其勸以立功而自安曷若勸以避位而息亂乎母民向者之再辭爲太子也高祖言之而建成無意故耳今使建成力請如東海王強而夫則父子君臣之間變而不失其正矣

葬平陽昭公主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劍虎賁甲卒太常奏禮婦人無鼓吹上曰公主親執金鼓興義兵以輔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

凡爲國家典禮政事法度而不稽諸古則繆妄多矣唐以虎賁甲卒鼓吹葬公主此不稽古之事或問於古當何稽曰周家十亂有婦人焉或以爲文母者或謂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邑姜之功與周公旦太公望比亦異於常婦人矣若周家事之有禮之變非書則詩必載之矣而略無

傳焉是知婦人不得用男子之禮也故過於禮者不若厚於禮厚於禮者不若當於禮非禮之禮君子不以爲禮也惟婦人而用男子之禮也於是有被袞冕執圭玉而對越上帝者矣

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祿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國子學上則祭先聖先師而備經書次則選有道德學問者爲博士職教導下則羣公卿大夫之胄與天下之英而養育成就之以備官使其地重矣且天子有時乎親臨釋奠拜伏乎先聖之前而養三老五更又於焉行饋餼之禮夫豈與他官府有司比也而次于匠監之下非失之大乎

然則如之何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學秘書殿中爲六省
之內侍左右衛之上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與政
之階替矣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

古者制民之產是度其丁口之衆寡而授之田也無世而
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係上之人肯給與不肯給耳苟
有制民常產抑富恤貧之意則必括民之無田者而給之
田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之法收之之漸也若無此意
則以民之犯法而沒田爲公家之利與百姓爲市而買之
甚則以爲價不售而復奪之入甚則強其親屬鄰里高價
而買之而民之貧之富之利之病皆不以槩于心惟鬻田
得直重歛得稅斯已矣自後魏齊周以來莫如唐之租庸

調法最善然不能百年爲苟簡者所變可勝惜哉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此以庶耻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時用人稱其管則父而不徙或終其身及其子孫祿有常賜故仕則不稼有馬乘則不察鷄豚家伐冰則不畜牛羊當是時而與民爭利斯可責矣後世用人不慎升黜無常朝饗太倉暮而家食苟非固窮之君子甘於菽水彼仰有事俯有育若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存盧懷慎爲宰相及其死也惟有一奴自鬻以辦喪事況其餘哉以理論之凡士而既仕者即當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使則有祿以酬其勞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惟大譴大何不在原宥之例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得與民爭利之法可行而廉耻之風益勸矣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元言日夜譖世民於上請殺之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房玄齡長孫無忌勸王行周公之事世民猶豫未決玄齡無忌與杜如晦尉遲敬德日夜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敬德等再三陳說世民猶未從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狀授世民世民乃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日無負兄弟今欲殺目似爲世充建德報讎目今枉死永違君親鬼歸地下耻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上已召裴寂蕭瑀等欲授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欲歸世民射建成敬德射元吉並死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敬德

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卿來何對
曰太子謀反秦王誅之恐驚陛下遣臣宿衛上謂寂曰不意
見此當如之何蕭瑀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嫉秦
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誅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
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無復事矣上曰此吾夙心也癸亥立
世民為皇太子

司馬氏曰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
有子臧之節則亂何由生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
後應之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遂至喋血
禁門推刃同氣惜哉

太宗天資長於智勇短於仁義者也而又又在兵間機事
猶熟其於太子齊王固制之有餘略矣惜乎其不知命也

昔桀惡湯囚之夏桀紂怒文王幽之姜里二聖人之德固
蓋天下及見幽囚則匹夫耳譬猶神龍失水鷓鴣斃翮將
何爲乎仲尼大聖人爲桀虜所圍七日至於絕糧是去死
亦迫矣然而文王於是方且演易孔子於是方且弦歌在
易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君子於困窮厄難之時猶
能歸極天命以不折其志而况聖人樂天者乎太宗苟有
見乎湯文孔子之事其居秦主府俊又如林爪牙具在又
密遇君父夫豈與夏臺姜里陳蔡之危相似哉乃不能以
義處命而爲先發制人之事又不欲如自己興戎者以猶
豫不爲之形激謀臣猛將之心辭避再三不得已而後爲
此固破宋老生薛仁果劉黑闥之餘策也而司馬氏乃謂
其爲羣下所迫則誤矣夫長孫尉遲之徒懇懇連之者政

猶張儀在蘇秦術內而不知耳既已表列建成元吉罪惡
高祖有明當鞫問汝宜早參之詔仍已命大臣數人欲按
其事則宜入侍殿陛以俟別白若天命在我理必得伸苟
爲不然夫豈力所能勝敬恭祗懼聽天所爲其與湯文不
遠矣又况傳奕奏云太白見秦分秦王常有天下上以其
狀授世民是有意從之也不能小忍乃於君父未及坐朝
兄弟未奉質對之時已則彎弓舍矢而國儲殞斃敬德持
矛直入而乘輿怖駭逡巡避位遂以授之嗚呼此何事哉
夫太子父之統也殺之於父之側猶無父也鼠近於噐尚
憚不投况太子之貳父乎太宗不知師法湯文以全其義
而謬引周公以蓋其惡本於不知命而已不知命故不由
於義不由義則必計於利然則臨湖之變小人或有不爲

者矣惜哉有拯救生民之志削平禍亂之才而自爲此也
或曰太宗嘗以誅兄弟之事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不對
何也二人皆知太宗翕張匿搏之幾又知太宗辦之難
也故辭而不對旣可以令太宗無植黨之嫌於己又足以
存處人父子兄弟之間其智固優於太宗矣然則房玄齡
杜如晦勸成之何也曰能知太宗之舉異乎周公非知道
者不能房杜雖賢非知道者也魏徵亦然

太宗上

唐紀

詔追封故太子爲息王謚曰隱元吉爲海陵王謚曰刺
息隱王欲殺秦王而未舉身爲太子而被誅太宗追封之
可也若元吉則凶儉禍賊勸建成除秦工又欲因之以慰
太子事雖未成原其意而誅之則不當追封也

上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卿何不悟奕曰佛乃胡中桀黠
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用欺愚俗有害
於國百非不悟鄙不學也

如奕之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彼所以能張大其說流傳
千有餘歲高明之士往往從之者亦有以深動乎其心矣
若苟曰妖幻而已則中人以下亦或能照之蓋不如是也
然其說實為浩博連類以相塵六者反覆隱顯引而伸之
遂至於數十萬言故君子曰若一欲窮之必未能窮而先
為所變故不若置而不觀此為中人以下者言之也若夫
上智之士既不可惑亦必遍讀其書挾其捷而剔其髓然
後水釋雲散渙然無疑信道術之為天下裂而至當之必
歸于一也

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有失輒許諫官諫此真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待是為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懾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取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許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為要也

上令封德彝舉賢又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久無所舉人主詰

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諸公非惟不應僕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于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曹室之大憂乎是則非但德彝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德彝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知人之難哉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納餽事覺上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曰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更賜之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法與天下爲平者也順德有功而罪至死若當議者付朝廷公論之末減可也苟無可議一付之法而已人主無容心焉今應死而賜帛雖曰示辱胡不施之他人而獨施之順德乎順德者長孫后之族也而又有功太宗心欲生之

故假愧辱之說以曉廷尉而徇私之情見矣豈所謂講若
畫一者哉

上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
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
不直朕始寤邇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
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數延見
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太宗射藝絕世矢無虛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直則當
危幾交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應弦而倒而瀆於殆也久
矣工人之意則不為是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為諭所以
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
善云耳執藝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子期

之聽耶太宗英才蓋世羣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以望清
光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衆不可蓋如此人君可不
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己者實難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
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爲君之道也
以長孫無忌爲右僕射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且有
功上欲用爲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不願
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深戒上不聽

用人之道固不擇親讎疎賤惟其才而已矣然長孫無忌
亦常才也以布衣交則不當爲宰相以外戚則不當與朝
權以佐命功則與房杜諸人等爾上所以譽之者纔曰善
避嫌疑應物敏速能決斷事理然則唐朝豈無與爲對必
不可闕如房杜王魏之比乎昔從后言去使知政退避權

勢保其寵祿又安有黔南之禍哉

魏徵言於上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異乎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忠良一道也才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於分別矣不若曰臣願為稷契皋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之意也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之柔而獻納不敢強諫曰吾效稷契皋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乃以桀紂俟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謂王珪曰國家置中書閣下以相檢察中書詔勅或有差

三則門下當行馭正卿曹各當徇公勿雷同也

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時雖以別公位家宰然亦與召
公同相爲左右此尚書之序孔子之言也何者周公不敢
自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爲人心不同而大賢難得則
參錯并用猶驅車猶植屋兼取衆力相輔相正歸於無失
而已矣故自漢以來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
法之文至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
尚書兩令左右丞及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豫朝政而
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分爲二省而尚書受成
放之有司當貞觀之時君明臣忠朝希批政不數年坐致
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衆思
廣忘益也若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舊

而獲珠玉也嗚呼爲君如太宗爲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
爲後世法也若弃數百年成規合三省爲一以一相專之
而官屬如故略無可否見姓署名是中書門下之名存而
其命駁正之實亡矣豈非侮文便私之甚哉

大理少卿胡演進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
以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旣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
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與諸囚爲伍自今三品以
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太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
耻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
冤抑欲面訴於君而止于朝堂無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
隋史萬歲實在朝堂而楊素以推謁東宮譏之朝堂雖近

天子之居至是遠於萬里故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與因
同引者別引可也

上謂侍臣曰隋煬文辭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
相反也魏徵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受人煬帝恃才自用
口誦堯舜而身爲桀紂曾不自知以至亡也上曰前事不遠
吾獨之師

太宗之問豈獨煬帝爲然凡聖讀而庸行者皆是也魏徵
當因此力陳堯舜所以爲堯舜者使其君有修進企及之
方則其益大矣顧言虛己受人與恃才自用以爲聖愚之
異何其見堯舜之淺耶貞觀之治徵功爲多然至於斗米
數錢外戶不閉則極矣上稽君德次考臣道下觀民風其
有愧於三代者何可殫數若使伊傅周召得太宗而相之

其效豈止於魚無百姓而已哉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
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
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
可暫無

太宗不取老釋而好堯舜周孔之道可謂知所去取矣而
以爲如魚有水鳥有翼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者則未知其
誠能然乎抑徒意之而云爾也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使太宗誠能好之如對熊掌豹胎
者既知其美必甘其味而鮫魚敗肉不復在御矣劫父臣
虜殺兄及弟駭君親而代其位它日又室弟婦欲以爲妻
與之生子使繼弟之後此人道所不得爲者比之於味也

是又加濟之比不得與餒魚敗肉爲伍而大宗顛且勇於
攬取烏在其能好堯舜周孔之道哉故凡推尊聖人包以
大言而未嘗實見者大抵如此夫允執厥中者堯舜之盛
也而始於道心欲不踰矩者孔子之盛也而始於志學志
者非讀書記誦之謂道心之微又與老釋玄妙之言何以
別乎自此而入庶乎其知道矣知之如是則能好之矣未
嘗知之而以爲我好堯舜周孔之道云者妄也夫道非有
一物可把玩而好之也百姓日用而不能離亦猶鳥之有
翼魚之有水顧不自知耳

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
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
此治化所以益衰也

上既泛問珪亦泛對如是則無切磋之益矣前古凡幾古
近世凡幾世珪宜復帝曰不知陛下所指爲何代請得論
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自魏晉而下則無足言
若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邵而風俗
厚薄治化溷漓無不本於人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
能而不獎其所已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
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廣求賢人隨才受任此宰相之職也
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
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開僕射

宰相而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爲不可雖賢如
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略姑以是爲難

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為者
二也才用粗淺熟於有司之務躡躑其任益以是勉勉者
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
侵大權而故治文案親牒許為小心以眩其君者五也若
誠知宰相職分如陳獻侯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
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固不能為太甲高宗成王之事
也

五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上書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
當載之

凡人之心己以為是則欲天下皆是己以為非則欲天下
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為是而沒人之善使
後世有者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瞑眩之藥將以已疾也知

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克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

上問孔穎達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以蒙養正以明夷殆衆若炫耀聰明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太宗之問疑其不必如是蓋其爲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故於不矜不伐未能有行焉孔穎達所亦足以箴之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爲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爲多可也而又問於寡彼不能與寡者將何以益我不幾於僞以下人者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善之不聞一義之

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所爲而然哉故曰學然
後知不足夫聖如孔子猶曰我學不厭好古敏以求之誠
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太宗而知之庶乎少進矣

貞觀四年命諸將分擊突厥俘頡利可汗至長安上皇嘆曰
漢高祖困於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託付得人復何
憂哉

武德七年高祖患突厥入寇之頻欲遷都以避之秦王曰
不可不出十年必定漠北至是纔七年而其言售且雪其
父稱臣之耻嗚呼可謂克家之子矣夫唐高祖之臣突厥
也爲晉陽留守耳晉高祖之稱臣契丹也爲太原節度使
耳彼始畢耶律皆夷狄之君疑亦可也而君子終不之與
蓋以中國者禮義之所在夷狄者禽獸之與鄰舍由國而

從夷狄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以陳相從許行孟子尚關之
况唐晉二祖欲取天下而北面左社乎晉陽留守太原節
度使尚不可况萬乘之主乎故唐高祖先臣之繼用敵國
禮券又正君臣之儀而太宗發憤慷慨幹父之讎修德行
政中國既治偏師一出禽其主而空其庭方之十年生聚
十年教訓然後用之者一何速也嗚呼可謂英武之君矣
雖然好武功勤遠略者聖人所戒向使高祖以義自強不
假突厥士馬則無緣臣之初不臣之彼又何因有恃而驕
責報無已中國既無忿怒則師役無自而興故需而不已
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師君子作事謀始為未流之
若此也

突厥降者十萬口留羣臣議區處之宜賴師古請真之河北

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無患矣李百藥以爲宜因其雜
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
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溫彥博請準漢建
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
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宜縱之使還不可留之中國夫戎
狄人面獸心今降者十萬數年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彥
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今突厥困窮來歸奈何弃之
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士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
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上用彥博策
獻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言之道勿以同於己者
爲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福詢在庭當矣顏師古李
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

用溫彥博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之所爲也其偶同歟未
可知也其先意承志歟未可知也如所見偶同則不當言
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爲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爲乃天地之氣有淳正
偏駁之殊也孔子所謂有教無類者又非糝雜華夏之謂
也二者有九州四海之民尚不能徧以禮義教之何暇施
之降虜且聖王之法闢盛衰有加後嗣無德可懷無威可
畏是置羗戎於肘腋也豈不殆哉太宗用其言未幾而有
失及帷殿之變故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欲功加外荒
冠帶百蠻者非聖王之盛節也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士小國
勝之不武况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變遽興兵革幾於能忍然諫
辭敢爲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
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明年五色鸚
鵡與美女繼來則綱情多矣雖詔使者歸之而珠竟不還
夫豈格遠人之道乎

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
青

朝服當以正色緋近於朱猶之可也惡紫奪朱而加於緋
上可乎青者色之正也綠爲間色而加於青上可乎必欲
歸諸正必則古昔師先王其可也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不得整
囚背

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在民禁笞囚
皆亦可謂善推其所爲者矣其致戶口滋多家給人足也
宜哉後世有杖笞之刑弱者徃徃至死蓋不知此至於
兵之人以私喜怒用大槌杖人皆至於數百安而行之莫
之禁也豈非仁政之累哉

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曰易如飢渴者
易於飲食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
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徵曰五帝三王
不易民而教黃帝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
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當化爲鬼魅矣上然徵言

德彝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爲其失魏徵言若果澆訛
一當爲鬼魅則非也以書契以來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唐

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若夏商之所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
唐室風俗又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朴無有澆訛是猶
繩之治可以易約劑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
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繁
則氣漓而人澆蓋或二三百歲或五六百歲淳漓一變而
天地之氣虛盈息消後世誠不及古遠矣且地之生物無
窮尚有一易再易三易之差而天之運行亦不能常春而
不秋也此大淳漓之驗也若夫人之所以爲人出於本心
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
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黜有見乎飢渴者易爲飲
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斗米數錢外戶
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曰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
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
地難以奔赴李百藥曰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
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不若守令之迭屠也顏師古請分王
宗子勿令過大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同心京室官
寮皆省司選用不得擅作威刑詔宗室及勳賢之臣作鎮藩
部始厥孫謀共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
聞

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
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品
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
公也郡縣之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

考古制顧以宗畿關費與邊援難及爲言鹵莽其矣而蜀
人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蘇仍以始皇李斯柳宗元
之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凡斷天下之
大法度會義理之辨則何以處是非之決敢問古者封建
其利心耶秦之兼并其義心耶洪水既平禹剏九州弼成
五服自甸至荒周五千里衆建諸侯又設師長以總維之
是堯舜禹共爲此法以公天下而宗元以爲不得已之勢
誤矣誠知上古諸侯已爲民害非聖人之意不得已因勢
而存之則洪水懷襄民無所定天下之大變也何爲民罹
昏墊而侯伯獨能有其國以堯舜禹三聖人不能因洪水
之平更立制度爲後世郡縣參錯變置乃反畫壤裂土修
明五服之法一何三聖人智之弗及歟宗元曰自天子至

里胥其德在人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
爲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不以爲
聖人之意而歸之勢可乎下堂迎覲者夷王過也豈覲者
挽而下之乎不能定魯嗣宜王過也豈魯侯自亂長幼之
序乎使周德未衰誰敢問其鼎使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
使周常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得盛強生不掉之患夫
周之所以敗也譬猶木之枝本水之塞源外諸侯之比王
室所謂枝幹流委爾論成敗而不循本窮源猶診人喪心
而歸外於手足之辟戾亦遠矣宗元又曰秦爲郡邑守宰
運四海於掌擇其所以大壞者由暴威竭貨然天下有叛
人而無叛吏咎在人怨而已夫桀之與紂豈非暴威竭貨
乎民之怨之曰何日而喪予及汝皆亡豈非叛人乎使人

而不怨湯武又安得帥而伐之哉方秦之將亡也陳吳奮其白挺劉項從而斃之兵車所向下城以數十計無爲秦死守者安得謂秦無叛吏也宗元又曰凡封建之國理者少亂者多胡不以天下觀之固亦然矣且以封建爲失制而非失政秦失政而非失制夫制與政誰爲此名宗元別之也是未悟制卽政政卽制也又言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是未嘗讀孟子孟子自謂周室班爵祿聞其大略矣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不朝者如此它可類推矣此固述周家待諸侯之道也周公伐武庚二年伐奄三年或戮之或遷之又嘗滅國五十鳥在其不敢變也漢不制侯王遏其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勤兵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表益固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理之言也。謂三代聖主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天下。斯安彼繼世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子其時無以立子天下。此又蔽蒙之極也。天子而聖明則諸侯必得其人。常才者亦不敢越亂法度。上固多賢也。有鄉舉有里選有賢能之貢。有奏言之試。有明明側陋之揚。敢問堯舜三王之時。遺材不用而詩書讖之者誰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如秦之季。如漢魏隋唐之末。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也。雖守宰編宇內。將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

如堯舜湯武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凌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庶主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利均天地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妬民之兼井而自爲兼井管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子講之不詳乃以封建爲爭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永以爲爭者夏有天下數百年苟無桀則商不得而取也商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若以爲不足以息爭者秦建郡縣不二十年而漢爭之漢纔二百年而王莽爭之又纔二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

晉又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後爭者益衆分裂益多
國益促唐最久矣亦立於二百年而爭者四起未中葉而
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後宗殖大利揭示爭端曾不如三
代千八百年纔三姓也蘇子又曰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
賊殺未有不出於襲封者漢唐以來卿大夫不世襲則無
篡弑之禍夫襲封之大者莫過於帝王矣劉劭楊廣皆襲
封者也設欲救此其心如唐虞官天下而後可則王莽董卓
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而三代之君一姓多者
至三十餘君未聞有劭廣莽卓操裕之事其諸侯篡弑亦
不聞出於武王成康之時安侍以封建爲爭之端亂之始
歟是故舍堯舜湯武大聖人公心正法而取始皇李斯所
見列國末流之論欲廢封建孟子所謂人之易其言孔子

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而其著論乃欲行限田復周官鄉舉里選方喪三年是豈非古法而何獨難於封建且後之法私意妄為固不可行於古而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為則則又何貴於稽古建事而六經載籍無其於斯世矣

上謂執政曰朕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俾諸大臣受諫意則有謂而言不失正其意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欲之難違以明己之不易也然其言則善

矣非惟責生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難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講論經訓箴規闕失如三益之友則君亦可以成德而寡過文皇勉此不怠其致升平也宜哉

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文武官復請封禪上初不許請者不已上亦欲從也魏徵不可上曰公以朕功未高德未厚中國未安四夷未服耶對曰否上曰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徵曰今承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大駕東巡其勞費未易任也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久爲二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凡大事常象往往推以道遠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也特者無足異矣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

日食天變爲大不聞胥訓告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羣
臣獻諛侈蕩上心請登泰山明示得意太宗口雖不允實
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中國安四夷服偃然自足嚮雖以
空虛勞費爲言苦非河南北數州大水亦未必爲止也六
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德微也較之二者日食君象
尤當儆懼者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爲二致不學不知
道之過耶

上將幸九成宮避暑馬周諫曰大安宮制度比於宸居尚爲
卑小宜增修高大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今九
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
之且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今
行計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

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高祖大安宮不
及宸居壯麗而太宗以畏暑出就涼清奉承之禮虧闕甚
矣馬周直以此諫可也不惟太宗當止其行而爲上皇重
營燕處政不宜緩乃開行計不可復止之語以中君之微
曾是以爲忠乎自古繼世之君多於樞前即位得養其母
者多矣鮮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也得養其母未足以盡
人子之心事父致孝然後爲慊周宜以此深啓帝心使力
慕大舜事親之道庶足以少掩前失而垂法後人大宗聞
言感動則九成之車不梃而自止矣

虞世南上聖德論

忠臣事君不稱其所已能者必勉強其所未至者豈固爲
是拂心而逆耳哉道固如此也無不覆壽者天之大也不

當去去以譽其大惟有交變則記之無不照臨者日之明
也不當去去以譽其明惟有侵蝕則記之是故孔子作春
秋常事不書其意以謂慈明忠孝父子君臣之常也猶飢
食渴飲物理當然者豈異事哉惟敗常友理乃書于策以
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矣聖學不
明爲上者有一善在己則矜誇自足以臨其下爲臣者於
君之失德朝之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爲歸美之習詠歌
贊頌惟恐在後於是天變動於上而不知地變動於下而
不聞民心違怨厥口詛祝而不悟而危亡至矣自三代以
後存亡之漸未嘗不由此以此知孔子常事不書而天災
日蝕與人事敗常友理者必書其爲教有益於世甚大而
小夫賤士以將順爲勤以諂諛爲親者在朋友則交損在

官師則交誤在父子則交失在君臣則交敗其有害於世
其醜矣貞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此太宗
於堯舜其亦未嘗深知孔子之教耶

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之曰卿武德中有謹言故以此
相報對曰臣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人臣之義無私交而况藩王與太子有隙之時乎言所左
右疑所集也而陳叔達無是心特以秦王有功不可黜恐
生後悔告于高祖是皆天下之公論亦初無贊高祖廢立
之意於秦王非私交也叔達端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
遷序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謹言是以危疑向背
誘臣下為後日計豈君道哉

公卿已下請封禪者不已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漫劇公

等勿復言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言禮正樂爲後世教亦備矣
未嘗言封禪之事書云至于岱宗柴因巡守而祭天也詩
云陟其高山因巡守而祀嶽也獨禮記有曰因名山而升
中于天鄭氏釋云升上也中成也巡守至方嶽燔柴祭天
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又引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
禋于梁甫刻石紀號以爲之證此梁許懋所謂緯書曲說
非五經正義者也豈惟鄭氏爲然雖禮記之文亦有可疑
者矣夫豈出於聖人乎舜與周末嘗升中而鳳皇降後世
升中者多矣象物不應何也太宗嘗與羣臣搜窮經訓辨
封禪之是非如曰可行則列一帝三王已然之迹襲而行
之如不可行亦當具陳其故垂示子孫乃以氣疾爲辭則

誤矣有如手疾而當祀廟遂廢委于承平有如足疾而當郊見遂廢陟降乎不能以五經正義啓沃上心蓋諸臣不學之咎也

七年帝親錄鬻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救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亡匿者上皆赦之

罪至死無可赦者當死而不死則輕刑宜如何此三百九十人者既得一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以免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頗也其間寧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然不敢違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始者縱之之過也若以爲盛德所化者隋文時亦有之或畏威或用計未足多道

也

八年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上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止
無常者其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宮室惡其侈也
曾未十年即欲修建雖爲諫少輟然意終不已竟使成之
最後并怒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回也以愚度其
故太宗本情實好誇勝初見隋氏宮室外雖矯改而雄奇
靡麗之觀過於目而著於心猶投種在地不能遏其發生
之前也夫以太宗克已從諫終身勉焉其心術有蔽不能
自祛猶如此况不能克已從諫者宜如何則亦觸情縱欲
猶蒹葭萑葦寧有旣耶

九年四月上皇崩羣臣請上準遺詔視事上不許六月羣臣
復請聽政上許之

漢文短更民之喪景帝冒而行之遂爲帝王不孝故事千
古罪人也然遇賢主則必欲復在故晉武帝魏孝文周高
祖皆自致其心不搖於浮說然以其臣無能引君於當道
者使三君所爲未臻於至當君子惜之若太宗躬不世出
之資爲大有爲之主以天下養父從容十年四方無虞朝
廷安靖遭此變故所宜講修諒闇遏密之制禮由已出一
正訛俗丕示萬代兩乃因陋就簡反不能勉及晉魏宇文
諸君且莫賢於魏徵耻其君不若堯舜者於此寂無諫勸
又况其餘平安於常情狃於衆習而難於改作此凡庸齷
齷者所宜而乃見於貞觀之君臣可不深嗟而重歎歟
吐谷渾入寇詔大舉討之上欲以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
靖請行上大悅以爲大總管節度諸軍平吐谷渾而歸高甌

生後軍期靖按之甌生誣告靖反按驗無狀甌生坐減死徙
邊靖自是闔門社絕實客

事君之義雖惟命是從然功名既成人臣所難處也李靖
老矣宣力亦已多立效亦已衆矣納祿於君奉身而退合
止足之戒無避事之嫌不亦善乎吐谷渾其時勢已衰弱
特伏允悍猾猶且爲寇唐朝他將皆足以辦靖何必穰穰
請行爲馮婦耶况前破頡利爲人所讒面被責誚幾不
於大度今復賈餘勇又爲人所誣乃至闔門謝客以避禍
蓋不以馬援爲監是以得此辱也知進知退不失其正節
君子所難耶

十年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諸子尚可有兄弟不可復得因
流涕嗚咽不能止

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勁箭一發天性爲讎所
不卹也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蠢猶不可亡滅而况
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矣此太
宗所以因送諸王而動脊令之悲者也人倫之際易以失
恩可不慎哉

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
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
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相露侯我耶是日黜萬
紀還家

大學之教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與其有聚
歛之臣寧有盜臣故治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自
事言之國家歲得數百萬緡非因頭會箕歛而取之山澤

似亦未有害者太宗不惟置其利又且黜其人而專以進
賢利民爲急以栢靈私藏爲戒審所取舍明示好惡可爲
人君之法矣以此防民德宗猶以培克塵賈而越在草莽
憲宗猶以崇聚貨財而善不克終

以王珪爲魏王泰師泰見珪輒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爲人師者豈徒禮貌太平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
爲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
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誡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
之聞也魏王卒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
珪與有責矣

馬周上疏其略曰三代及漢歷年之久者以恩結人心故也
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爲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

今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雖如
恩詔曾無事實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諸王妃主服飾
議者皆不以爲儉陛下知民疾苦尚復如此太子生長深宮
萬歲之後所當憂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而民不怨者知陛
下憂念故也今比年豐穰而民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
不急之務故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行於貞觀之初在於今
日固不難也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
深思也百姓治安係於刺史縣令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
縣所以百姓未安也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
縣令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馬周所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而已其要曰陛下當隆禹
湯文武之業豈得但持當年而已此最太宗之大病也豈

特太宗凡三代以後得天下者皆然皆不知治蠱先甲後甲之義前弊未盡革而後患已生也及黷請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是也太宗嬪御不爲稀營造不爲少窮兵黷武以收遠略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百姓怨咨馬周言之帝未有以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爲乎刺史至多人君安能遍識人材委大臣慎舉可也縣令卑而尤衆近民尤其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爲縣有政績者舉其所知一人可也展轉求之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而必使京官以上舉之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識趣各異京官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武士護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宮爲才人

嬪御雖下皇后有等然配御至尊有子或爲天下主所係

不細必簡求有德不專以令色取也武氏賢詭未聞而資質之美達於帝聰是必有爲之游揚以冀薦進者唐之中微乃源於此孔子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禍福將至善不善必先知之貞觀六年日食正旦河南北數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四十五餘州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海之間大水十一年大雨穀洛溢入宮溺死者二千餘人陽德不兢陰氣盛長爲戒明切至于再三而帝不能監觀咎徵敬慎以推其類而防其微方且悅於美色以自昏蔽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大禍伏藏俟時而發雖曰天有定數若堯舜禹湯文武必不緣一美婦人而致國家破壞幾無遺種也關雎之序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其惟不由慾而動者能與於斯乎

上謂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遠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非公無能及此人苦不自覺耳

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德慧術智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爲猶往年也是則不逮也猶之日焉雖在具晷未嘗不明若語其嚮於熙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爲必可及勉焉

曰有孜孜艱而後已。是則湯武所以反之。而聖成功不殊者。惜乎太宗之不學也。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于志寧馬周上疏爭之。會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且曰。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弃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封功臣。古今通義。欲公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耶。詔停世封刺史。

無忌佐太宗取天下。其才智於趙事。功優矣。而於先王經世長慮。則不知也。故其沮襲封。尤力。其後流置黔南。與出刺趙州。相去如何。安得謂刺史與遷徙不殊。其家皆沒。爲官奴婢。則子孫誅夷之禍。何預乎。封建徒使良法不行。古制益弛。聖人心事。固非小才近智所能窺也。

上幸九成宮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謀反率故部落四十餘人夜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奮擊久之乃退盡追斬之於是言者多以突厥留河南不便詔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上曰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為宰相君集友太宗疑徵黨之絕昏仆碑溫彥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反太宗不怒彥博而悔不用魏徵之言事同而處之異何也以是見留突厥塞內使充宿衛如一家者本太宗雄誇之心彥博探其微而贊之故不以歸咎歟雖然行宮入幕之變亦已危矣古文謂夷狄人面獸心不可以禮義化不可以仁恩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者為此故也太宗慕冠帶百蠻之名推心不疑幾至危殆豈非後世之永戒哉

時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於市傳奕時卧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行於世

自唐初佛齒流傳經傳奕指擊其妻著矣然正論空存而偽物不息韓退之曰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佛固爲賢然亦人耳使其心有道其骨毛爪齒若何而能神使其能神則其四支百骸五藏六府亦當不壞何獨齒與骨哉其徒寶而畜之者又去有五色珠珎附而生焉其名曰舍利子云精氣所結也附於佛骨齒者自然有之若僧體則火而後有之今以人身論一息不

來日就臭敗莫不惡之矣乃能凝聚堅固粲若珠寶豈不
異而可貴耶愚嘗思而得之曰凡物必有有用物而無用天
地不生也道者用之不窮者也無用之道聖人不行也氣
交而物生焉氣不能不交故物不得不生天地變化草木
蕃人民衆禽獸息氣不爲之耗兵革水旱之後人物彫瘁
或十去七八氣不爲之羨凡賦而爲形各有粹極不貳之
氣焉故動植之聲色臭味英華子實皆粹極不貳之所成
也其尤粹者在石爲玉在沙爲金在草爲竹箭在木爲松
栢在羽爲羣雀在介爲珠玕其在人也爲才爲智爲賢爲
聖雖稟賦偏濁如虎狼虺蜴野葛烏喙亦各有益於人其
汙穢之甚如矢如溺如糞壤蟻蚘猶且有已病起死之功
故盈天地之間無不可用者用而當其理是則道也今佛

氏貴珍其身而鄙賤人理閱蓄固護以無所交施爲清淨之至及其死也秉異烈火獨得所謂舍利子而已是物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病不可療無益於生人盈天地之間未有與爲比者是竭絕有用之源而歸於無用之地豈非無當之甚乎夫物雖皆可用非人莫能用之人爲至靈聖賢又其靈之尤者也其功至於彌綸天地贊助化育使天地日月山川動植各得其所而其本則由陰陽施受而生佛氏所謂汗穢濁亂不肖爲之者也夫生一聖賢其用如此其比之舍利子之無用相去如何哉世人悅其名而不核其實委心信事惟恐在後佛之徒因又崇飾眩耀之以憲宗英明猶爲所惑而放逐正諫又况其凡乎夫婆羅門所寶者猶以物不能毀爲異非博奕有以屈之雖太宗亦

將動矣後世虛偽益甚往往以異獸齒骨并舍利藏之人莫能辨也以子目所睹記凡數齒其大皆寸餘或倍之計瞿曇之身縱魁岸不過尋丈而頤中有如許大齒則其首當居其身三之二何以成體而藏之者與敬而信之者冥然莫之計也夫達人則無是矣宜不必辨然達人少而愚人多故為此諄諄幸悟者衆而迷漸解於人心亦非小補非得已也

上命侯君集討高昌王麴文泰文泰憂懼而卒子智盛立致書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龍位未幾幸賜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不出君集攻之窮蹙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上以爲州縣君集屬其羣臣豪傑及智盛而歸

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爲視效而賓服者也高昌有罪王師討之既聞其喪是罪人已死則宜按兵遣使弔唁立其嗣子懷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憂荒無禮無義夫豈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言之乘人之約迫以強暴坐收數百里之地斥廣輿圖信足誇耀一時以義言之則窮兵遠討以高昌王一人桀驁之故而係累其孤郡縣其土仁者不爲也正其義不謀其利則取國之功不足以掩不義之耻矣

言者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郡縣之事亦當親之矣凡表奏皆稱臣是欲徹于主聽不可不覽者也魏徵所對與言者之意異矣若內外有司言于朝堂人主取而視之

則爲越俎侵官非治要之體也臣下表奏而人主不之省
豈所以周事物之情乎太宗若以蒙蔽疑銜銜未有以自
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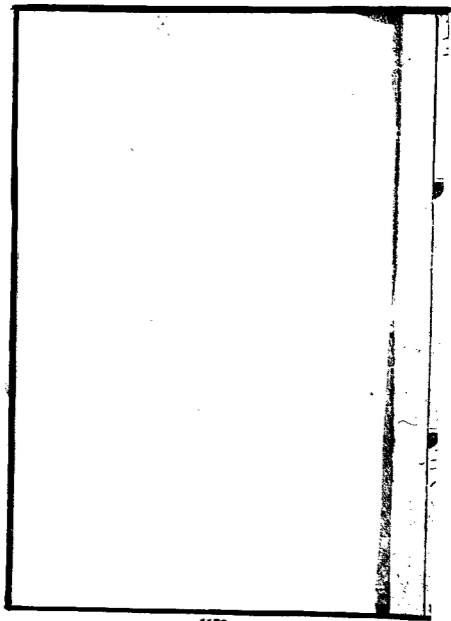
上嘉吐蕃東祿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妻之辭曰臣婦
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不從其志

有妻取妻中國之法不許也東祿贊雖夷狄然知敬父母
之命守伉儷之情則當聽其義成其美乃中國禮義之教
矣欲撫以厚恩者獨無它道乎且四夷善應對者豈少其
人必一一以昏撫之豈帝王之行事乎太宗耻遠人之不
賓而不耻配耦之非類是未可諭也

太子詹事于志盜遭母喪尋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
又好鄭衛之音又寵昵宦官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畚私

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婁切諫太子怒遣刺客張師政紇
于承基殺之二人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

詹事東宮官之尊者太子於之學為父子焉學為君臣焉
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
金華之事耳而金華之事又有可否詹事輔導儲君以忠
以孝乃從金華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矣宜太子
之不納其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志寧
是兩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宜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八

太宗下

唐紀

詔自今皇太子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諫之太子怒令戶奴伺玄素早朝以馬箠擊之幾死

周官有王及后世子才會之文以愚度之非武王周公之法也莫尊於王次曰后曰世子用物不會是以尊貴之故得肆爲費後豈聖人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官膳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入爲出得以九式佐王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者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諸賢在朝不聞以爲不可獨張玄素止於末流幾斃於馬

簞之下豈非君臣交失乎且周官三職所掌抑可疑也人
之日用好美好者莫太平膳與服而易以溺人者莫如酒
此三物者惟意所取不限多寡則窮極口腹爲珠襦瓊弁
長夜之飲當由此起聖人所以抑情制欲未有不防其微
漸今乃立費侈之法自躬行之燕及妻子則不必其餘淫
樂之過獨此亦可以亡國而敗家矣是安知非六國陰謀
及劉子駿之姦意邪說耶

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
殄滅則與之昏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
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遂以新興公主妻之

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夷狄所當偶也昏世惡主則何較
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之英而皆不耻以夷狄爲子婿

人君見有不及則藉羣臣助而正之房公狃於漢故不知遠稽先王豈非可歎之甚耶夫薛延陁之未服也無乃吾德猶有所闕增修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接之不至不強也何必於服己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是爲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爾都俞不亦鄙歟

魏勸寢疾上親至其第許以衡山公主妻其子叔玉

魏公於太宗之欲婚其子也當辭之或以愚顛不堪尚主或以儒素恐溺貴驕萬一不從猶當丁寧家人使之懇免則君臣之契庶乎保全矣不寧惟是帝之女往往嫁諸夷狄人臣無外交而况可與夷狄爲中表乎

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昵近羣小好畋獵上屢以書切責長史權萬紀條祐過失奏之詔祐入朝祐遂殺萬紀而反上

命李勣討之執祐至京師賜死

君國子民當用有德庶姓不勝任則黜汰隨之豈可以不肖子弟肆於民上乎齊王祐才行無聞而昵近羣小教而不改太宗既知之其不可爲牧伯明也所宜召還使奉朝請嚴選師傅輔翼防閑之則不失富貴矣乃不爲之所至使陷於逆亂於祐何誅焉太宗爲君父之道獨無責乎哉上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教臣之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曰此乃君集欲反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旣而君集勸太子謀反伏誅

衛公妙達兵法與韓信等而不爲術勝則過之在相位恂恂似不能言及被讒杜門謝客之類非信所及也然君集

告上之際亦已危哉向也不遇明君則受疑必矣雖然有
如太宗問以術之精者不知靖何詞以對是故君子有若
無實若虛當太宗之問之也宜曰臣平日奉使征討皆仰
憑聖筭是以所向克捷臣何力之有焉又况被命使教君
集其敢有隱君集既盡臣之術而意欲無厭妄意精粗之
別以動陛下之聽必欲見殺是逢蒙也惟聖明察之如此
則語意忠盡所謂善言無諂者也今乃以精術自居如君
集之言其與多益辦之語亦何較焉前史謂三世為將
道家所忌世以為口實亦據後世觀之耳英布信越不待
再世也楊素李勣不待三世也太公八十鷹揚封於澄丘
幾三十君其兵法後世之所祖述也何為而然乎

太子承乾謀反漢王元昌勸之事覺承乾廢元昌死上面許

魏王泰爲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泰恐治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今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問之治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逆耳今若立泰所謂落其度內上謂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曰我一第三子所爲若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扶抱奪力請上所欲立上曰我欲立治無忌曰謹奉詔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遂立治爲皇太子

太子非無非賞可立則立不可則不立豈當以言許人若懸爵賞耶高祖惟再三許秦王而中變也是以激臨湖之變太宗豈忽忘之又蹈覆轍使其子自速廢放何臨敵制

勝智出草夫而處父子間捨攘乃爾至於投床且欲自刺
無理義維容之氣取笑後來豈非才有餘而德不足歟

李壯勳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可託幼孤者無踰公世勳
流涕辭謝齧指出血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愛其情相命而信喻矣逮德
下衰疑阻猜貳至於刑牲歃血而誓言曰或聞茲命司盟司
慎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
殛之俾失其民墜命亡氏蹈其國家其言可謂黍深痛切
矣曾未旋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貴盟誓而善
胥命取苟息欲人之博信而不食言也若李勳齧指出血
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爲負義者而於王武廢興之際以一
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後爲墮大節也夫以言許人

者猶恐非其本心勸受託而無一言徒齧指出血而已使
當堯舜之智豈得遁乎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

太子奉冢嗣之棗成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
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自古東宮有兵馴致禍
亂載在方冊事豈隱乎太宗之意亦曰我之得天下以兵
故於此而授其子也夫愛子者必使之近正入聞正言見
正行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何患其不能嗣守洪業而汲汲
於授之凶器一何昧霜冰之甚也致承乾逆謀太宗之過
大矣太宗非庸主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故其過爲大
而首惡之責尤重也

徵嘗薦侯君集有宰相才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

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乃罷
叔玉尚主而陪所撰碑

侯君集裴宰相才魏徵薦之誠失也然徵事太宗十有五
年嘉謀忠益朝右無二助成平定之功豈朽材所能及今
以一言之失結疑身後罷昏陪碑其譴罰輕重適與封德
彝等嗚呼使志士仁人有憂天下之心濟生民之術而無
心於爲當世之用者豈非此等事有以啓之耶以太宗魏
公君臣之契猶不克終又況其凡乎無世而無小人方徵
之受知人主言信諫行不可間也及其死矣疑似之言莫
與辨者故自錄諫疏以示褚遂良之諧行焉徵雖死遂良
猶在可以質其信否太宗亦不問遂良是與遂良併疑之
矣英明之君而有此無惟乎日有食之也

工部尚書李太亮初爲李密所獲將殺之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又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太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推家貴以遺之弼拒不受太亮言於上乞以己官授弼上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太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或問不負恩與有恩於人而不自言孰爲賢曰市井小人一飯之惠猶必能報而聖如禹頌以不伐爲克己之大功則不伐者難而其賢遠矣夫張弼賊帥也脫太亮於死豈知太亮他日當富貴而爲是耶亦一時見其人而有動於心太亮感其不殺而不忘報之人之常情也弼深自晦匿旣又却其賢遺以始者之相免非以利故也亦可謂不渝其義者矣世之無德於人猶或掠取他人之美令弼於大

亮施而不求其報孰謂盜賊皆小人而衣冠皆君子耶夫惟以利爲心而不顧於義於是子而責報於父臣而責報於君君臣父子去義懷利以相接而人之大倫亂矣昔晉五臣從亡誠有功於重耳重耳得國五臣受賞未爲過也而介之推惡之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公子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遂隱而死之推之義雖若過中然與其貪也寧介以此防民猶有無功受祿賞而又賞不知厭足之道者

上疑太子仁弱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恐不能守社稷云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如何無忌固爭上曰公以恪

非已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空文良主儲副至重且可數
勿上乃止

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長孫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
可數易亦是也太子懦弱舊矣非適今乃然太宗胡不於
廢承乾時熟察諸子性行均之爲庶何疑於選賢乃專聽
無忌貪晉王之親甥而舍吳王之英果至是則不可易矣
太子天下本本數搖天下數震動危道也故曰君子慎始
始之不圖終悔何及

上聞羣臣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
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
守文之德此皇天所以祚大唐也

爲大臣又懿厥其任重而恩深與餘人異矣凡爲人謀猶

不可不忠况爲君父謀乎爲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
不得其當况建太子乎無忌以懿滅屠輔相所宜授兵
果以安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悉力擁護雖晉王無大過在
庭多以爲宜然主斷大論示衆趣向者無忌而已無忌之
心爲國則輕爲身則重晉王旣立可以長保富貴燕父子
孫理在不疑也曾無幾何時困於誣罔不得見上關白一
言竟被誅絕然則向之營私適所以自伐可爲大臣謀國
置嗣不忠之戒矣雖然高宗目擊元舅羽翼之勤一旦弃
猶糞土不少顧惜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突厥候利苾可汗不能撫御其眾悉弃候利苾南度河請處
於勝夏之間羣臣不可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
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

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候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太宗所謂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其言有是有非子貢問如有博施濟衆何如子曰堯舜其猶病諸非謂堯舜不能是也四海至廣矣施必極於博濟必周於衆聖人心所欲也而勢有弗及耳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亦猶一身上有高祖下有玄孫豈不欲盡爲之服哉隆殺之勢不得不然也至於畫爲五服要荒在外爲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遏謀夏之禍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同誠必不爲猜忌也魯公與我會仲尼書之又與我盟春秋

日而託之以爲非我族類不當以中國待之與爲會盟也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玉玉有所未盡耶夫厚遇夷狄則於中國將薄矣推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必不信矣其勢然也或曰太宗有失可指乎曰若伐高麗之役苦劔南造船曾不若待突厥也非薄於中國乎魏徵旣死絕昏而仆碑曾不若信突厥也非疑於可信乎

上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勝料敵出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問漢高光魏武蜀先主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蜀先主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所短蓋略相當光武蜀先主才德俱優魏武

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上伐遼東攻其白巖城將軍契苾何力挺身陷陳梁中其腰
既而得刺何力者上付何力使殺之何力曰彼爲其主非有
怨讎遂捨之

太宗初討王世充也登宣武陵單雄信引槊直趨之賴尉
遲敬德至遂解圍洛陽既平雄信與朱粲等俱被誅李世
勳力救之不得是時太宗經營四方收致勇士如不及雄
信在世充朝非有大罪惡如段達之徒不可赦也特以相
序之故耳今觀契苾何力不怨刺已者夷狄之人而陳義
甚高然則太宗反思雄信之死非爲不及漢高蓋亦深愧
何力矣後之人遇此其必以何力爲法乎

上謂李世勳曰安巾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公可志

攻建安世勳曰不如先攻安市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
策勿誤吾事世勳攻安市安市人棄城鼓譟世勳請克城後
皆坑之安市人聞之堅守不下

兵豈易用哉以太宗英武諸將百戰之餘士馬精練財用
給足而征弒逆之小夷其必克之勢誠如泰山之壓卵矣
而李勣以一言之失遂不能下安市城太宗挫志而歸鬱
鬱成疾兵果易用耶世勳之言乃田單所以誤燕將而堅
即墨之心者也反以自爲可謂大繆矣太宗初戒世勳曰
不得不用公言勿誤吾事至是不黜世勳蓋取則秦穆此
其所以爲賢也

上寢疾劉洎從內出謂同列曰聖躬可憂或譖于上曰洎言
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

之上以爲然賜洎自盡

諸劉洎之人史不載也獨洎子以爲褚遂良夫遂良王魏之亞豈諸人者而洎又直臣遂良以何事言之耶孫甫辨之當矣太宗殺洎甚遽不謀之大臣不付之法司直用諸言遂下詔旨左右執政亦不聞諫譬是何也太宗盛意伐高麗挫屈而歸慙忿之氣無所發泄正爾卧疾而諸劉洎者觸其諱惡是故雷霆震擊不復思惟人主必以義理養其心志使氣合大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上之伐高麗也攻安市城高麗北部將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之上令以平騎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乘勝競進江夏王道宗言於上曰高麗傾國而來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兵五千覆其根本上不應與延壽戰大破之驛書報太子

曰朕爲將如何旣而攻安市不下引兵而歸至京師上曰吾以天下之力困于小夷何也道宗具陳其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太宗對敵有嘉謀而不取何爲其然也初遇釋薩延壽欲誘致而取之道宗陳計正值太宗經度延壽之時遂不見答旣克之方驛報太子自伐爲將之功道宗固不敢再言也太宗爲秦王破諸大賊衆謀並進其去取靡不當也銳意乎高麗而忽忘奇策蓋其志滿而氣驕是以親將大衆而屈於小醜志不可滿氣不可驕也如此夫

十二月癸未上謂侍臣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以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求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

劬勞之日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劬勞之日父母存置酒爲壽因以自慶可也父母既亡於是焉大爲宴樂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宴而泣去之數百歲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明皇雖非目覩當亦傳聞矣千秋節之置既不法祖宗又爲後世非禮之訓至受真獻焉流弊之遠歲歲取於百姓而爲人臣報上之忠必如太宗一掃除之則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諛諛之習革矣

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曩供奉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即欲以誹謗罪之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即以供奉官賞之然則人臣何苦而直諫何憚而不諂夫懸濃賞誘人之非理導諛立重法沮人之端忠正論

著晉王之所行也而太宗亦爲之于以見太宗在位日久
德不加修志已怠矣古之聖王慎終如始乾不息之誠以
太甲成王猶能之而太宗有愧焉于以見聖學不傳雖納
諫自勉而不治其本故無聖王成德之效矣

充容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高昌繕相繼服玩奢靡上
疏諫上善其言

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
躬致隆平者惟勉勉納諫一事可爲百王之師法然魏徵
既死則直言罕聞重以長孫無忌常獻諛語是故太宗晚
節益自矜伐征討不休營繕相繼劉洎張亮李君羨無罪
見殺張昌齡以獻頌得官房楮二三公亦不敢進藥石之
規而一宮妾乃能納忠上雖善其言亦不能改也於是見

太宗之德益衰而志彌怠矣

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王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後女王武王代有天下上以君羨小名五娘又其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君羨凶是坐誅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其人已_在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不可違也且自今三十七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借使得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李淳風之言以象數知之然則治亂皆前定人事不必為矣而可乎然則太宗欲修人事將何所為曰占與秘記皆

言女王武王而以疑君羨則不類矣蓋亦求之宮中與宗室王侯之婦氏有武其姓者乎於此而爲之防雖策之下者猶賢於如隋煬之殺疑似也太宗慮不及此過意而它求蓋以謂占記之文未必正言之而武才人日侍左右以愛而不疑如睫之在目也太宗若能如古聖王不邇聲色奉三無私以臨天下必無妬女之患矣

貞觀二十三年帝崩

堯舜之德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顏子能之湯武之功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孟子能之成康之治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未見其人也或者曰顏孟未有所爲而子以爲可繼堯舜湯武如唐太宗阜安百姓四海晏然何愧於成康而子以爲未見其人敢問何謂也曰有聖人之道有聖人

之才顏蓋有道者也而才以弘之唐太宗有才者也而未聞聖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或曰自漢而後天下合少離多迄無善治至於隋煬無道極矣太宗天授英武氣蓋一世親執弓矢削平僭亂舉四海之執熱濯以清風而納諸富庶取其大而略其小不亦恕乎曰玉有瑕瑜不能相掩况於人之得失太宗之功誠大矣高矣盛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學惡自畫而德惡小成功業者應時而造時運既往特陳迹耳而行事是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將於是焉以爲師資可不辨乎以愚攷太宗平生資材氣局特與曹操相俯仰曾何漢高之敢跋求諸三代其視商太甲周成王蓋望洋向若而歎矣夫太甲成王皆中主也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一經伊尹嚴訓自怨自艾趣仁遷

義成王聽流言疑周公一經皇天動威出郊奠幣改悔日
新皆終其身不復有愆言逸德也今太宗見隋煬拒諫而
亡力反其道勉勉納諫自漢以後一人而已可謂美矣然
前失雖更後失繼作其先讜言交至則治安之效著其後
忠益向少則危亂之漸多比之遼緩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者猶不逮也比之太甲成王不重前過豈直倍蓰哉事太
宗以諫諍爲己任者莫若魏徵矣其生也嘗自爲田舍翁
而欲殺之其死也竟信讒間絕其昏而仆其碑太甲成王
寧有是耶夫伊尹周公心傳堯舜之道而無差者也鄭文
貞公口言堯舜之道而或中者也伊尹能使太甲爲商賢
王而不能使之爲湯也周公能使成王爲周賢王而不能
使之爲武也則魏徵格君與太宗所就止於如是無足怪

也

高宗

唐紀

六月帝即位八月地震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隋煬立爲太子天下地震其事未遠高宗必聞之矣即位纔逾兩月而地震不言方所是亦盡震也豈小變哉而晉陽尤甚皇天示戒王業所興於是不寧而多所覆厭責變益甚高宗曾無恐懼之心修德之事漠然如不知也使其推類而未克正厥事兢兢勿忘則武尼必不入宮而禍源自弭矣當是時大臣亦無一言以警上心欲銷去之者蓋忽天地之戒自太宗猶然爲天下主而昧於商太戊周宣王宋景公應天之事豈非闕失之大歟

上謂宰相曰聞官司行事多不盡公長孫無忌曰肆情曲法

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

常情易私而難公況於帝王威尊可以生可以殺可以予可以奪格以公道猶恐其肆於情欲也況為之開私邪之路乎高宗以官司不盡公問無忌無忌宜將順笑意勸其君以身率臣下其有徇私曲法者刑責加焉是則宰相之職而朝廷正矣無忌乃導以收取人情夫又君以天下為家惟至公則人情服何以收取為無忌失言而褚遂良弃外彼張行成于志寧高季輔備位輔弼固常才也不能革而正之使其君以收取人情為是而官司不避徇私之嫌其蠹政豈有既耶

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以誣反伏誅

取天下者必義為之則天理所佑以利為之則神道所虧

唐起晉陽裴劉之謀也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皆乘風
雲之會依日月之光當與有唐相爲終始而禍敗之及或
在其身或在其子孫殊不與周召蕭曹比是何也裴竊以
貧賤爲嘆文靜在縲紲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拯亂
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耳雖太宗志在安天下而
裴劉初心則爲己而發斯念也天地鬼神其知之矣故天
下歸唐而文靜不能自全叔雖僅全其身至其孫亦殆矣
房杜之賢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籌畫
圖取成去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陳平無後
之慮也而房杜蹈之其宗嗣不延宜哉昔管鮮蔡度霍處
勢武庚以畔周公殺鮮囚度而降處三叔欲危周公以間
王遂得罪於天下故周公治之如此或殺或囚或降相輕

重也管叔重罪又無子故不為置後設若有子亦存之矣
蔡叔罪不至死而其子賢故復邦諸蔡霍叔為庶人不齒
者三年過三年則齒矣此周公治親之法也若息隱巢刺
謀害太宗耳又未發非得罪於天下者太宗既已殺之乃
盡除其子其與周公不亦異之甚歟太宗之子孫幾殲于
武氏杜荷房遺愛為宰相子又尚帝女積習驕侈而闕於
義方交通逆謀兩族遂隕是故以人治言之則立事建功
可掩愆咎以天道言之則善惡之積咎以類應貞觀君臣
其德業被世固為光榮而出反之事酷毒亦甚然後知聖
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豈徒然哉

無忌深惡吳王恪遺愛誣其同謀恪坐死江夏王道宗與無
忌及褚遂良不協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

魏徵死能繼之者惟褚遂良耳蓋社稷臣也其譖劉洎無
顯迹史不明指之獨以洎子訟寃之言故君子爲遂良辨
以爲無誣人之事也江夏王道宗唐賢王也有大功無顯
過坐與遺愛交通而貶已爲不可又緣無忌遂良私憾然
則故入其罪矣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吳王遂良所宜救
止旣不能然後以素不相協而斥道宗夫受觀命秉大政
而刑罰頗類不當人心其不能保終而來讒言有以也夫

羅房之濫配饗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遺愛逆謀在玄齡身後乎霍禹地
謀不廢大將軍之圖形杜荷伏法不絕如壽之從祀然則
房玄齡宜視此矣而無忌遂良奉承不諫其以爲嫌乎抑
以爲是乎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上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才人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感業寺為尼上丙之後宮王皇后之謀也時蕭淑妃有寵后欲以武氏間之故勸上納焉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耳行之而善賢子之所從而肖者未必從也行之而不善賢子之所諱而不肖者必效之也武氏之事惡矣方諸巢刺王妃猶為薄乎云耳他日玄宗納壽王妃則有甚焉故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唐世無家法由太宗首惡也

夏四月大雨山水衝玄武門入寢殿漂溺衛士及居民死者三千人六月相州大水呼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秋九月上

謂五品以上曰先帝時五品以上論事不絕豈今日獨無事
耶何公等皆不言也

謂治亂非大數耶則周秦卅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
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也則高宗正厥事周公代兄
死宣王側身修行旱不爲虐之應不誣也今以匹夫死生
觀之伏斧鑕以俟者多矣而上之人怒俄釋則遂生有恩
昵足恃者多矣而上之人心俄怒則遂死死生之際間不
容髮而主者喜怒若反覆手乃有當生而死當死而生然
則治亂相易亦猶是矣此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必盡
人事如醫者療疾雖有死證而必冀其生也又天人之際
若不相預而有若影響之相符或先期而垂戒或當事而
示警非凶德告終亦必欲扶持而安全如唐太宗有功在

人無一卅卽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卽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溺寢殿雖父之詔子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及詔五品以上使之言事又皆泯默無一人應詔豈天固欲中微唐室耶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上召長孫無忌等入內殿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如何褚遂良力諫叩頭流血上大怒命引出昭儀於簾中人言曰何不殺之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不可加刑

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姑壯勿取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

也自太宗在御李淳風奏占文而民間有秘記正使太宗愛其所忘而疑有所不及遂良豈得不聞而逆為國家長慮乎又况占記之識已有其人則當率協羣公上書皇后沮止長髮之命深諫高宗割制邪慙勿干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繼之以死亦何益矣故易以見幾為吉而姤以攸徃見凶大臣不可不學也

上以問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為天子而以我家事為言隋文帝唐德宗是也為宰相而以陛下家事為言李勣林甫是也嗚呼此孔子所謂喪邦之言也李泌論之詳矣後世雖不聞為此言而此意常在事涉宮禁之內父子夫婦之間君不以謀于臣臣不以復

于君得失存亡秦越相視此家事之餘訓也惟明君以天下爲一家賢相以天下爲己任然後無此意矣

武后既立王后蕭妃並囚於別院上嘗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噐惻然傷之曰朕別有處置武后怒遣人杖王氏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數日而死又斬之

武后不道勿論可也而王后之禍誰實爲之太甲曰自作孽不可逭王后之謂也蕭妃於后無悖亂之節后之惡之特以已無子而彼有寵耳使后少知關雎之義師漢陰鄧二后之所爲薦進後庭以博帝意敬恭婦德率履不越高宗方且體貌之不暇而何有於他意乃不勝妬忌召外寇以攻內嬖是未嘗推媚嫉之心忽夫人之何有於我也其

及也宜嗚呼此亦可爲後世爲人妻者之戒矣

既褚遂良爲潭州都督韓瑗上疏爲遂良訟寃上不納

韓瑗之心則忠爲高宗計則是而所以處遂良將柰何哉
使還朝廷耶彼又安肯事武后后亦安肯容其來使爲刺
史耶則外諸侯奉承王度亦何補於國家大論且瑗之迹
危若累卵而更爲遂良慮乎天子昏庸以父妾爲妻力諫
不從奉身而去以俟天命可耳

劉洎子訟其父寃以爲遂良所譖而死上以問近臣樂彥璋
曰今雪洎則先帝用刑不當矣事遂寢

父有失德子不可揚而遵之隱諱可也國家政刑治亂所
係苟不當理而拂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改之所以掩之
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常在天下非之史策書之萬世議

之是豈所以爲孝乎劉洎子欲雪父寃其道無由因褚令
罪遂故假以爲名庶其志必行耳樂彥璋之言雖爲先帝
蓋用刑之失亦恐遂良由此重獲罪也其意則是其言則
非不可不察也

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從之

先王昧爽不顯後世猶怠况導主以倦朝乎庭燎之詩美
宣王也因以箴之讀詩詞第見其美未知其箴也說者曰
朝以辨色爲節台晨而見其旂得禮之中也夜未艾則早
矣夜未央則太早矣以其太早也將有難繼之患故以得
禮之中爲貴此所謂美而箴之考之古先哲王未有以早
朝爲戒者詩人之意蓋亦譏宣王先勤而後怠耳此義於
經訓爲有益太宗之季三曰一朝爲疾病也高宗春秋鼎

盛天下一日萬幾乃無故獻諛請臨日視事得非取媚于房帷間乎爲大臣而如此亦以異於雞鳴賢妃陳荒淫怠慢之戒者矣唐室中替豈獨高宗凡大臣與有罪焉

詔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拜所司明法禁斷

太宗已詔僧尼致敬父母未嘗中變也高宗又何爲有此詔乎曰此武后意也武后嘗爲尼外人未必盡知也高宗立之之詔謂受賜於先帝事同政君固不曰取之於尼也是故降此詔抑挫僧尼以白已之元在宮掖而不來自感業寺耳雖然其意則邪其事則正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天下豈有無君之國故雖國君於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况天子乎必也令浮屠老子之徒於父母於君上於所尊者無不致敬而父母尊者不得

盧荅然後爲宜也

武后怨長孫無忌不助已許敬宗妻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
壹折之敬宗亦怨武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有告韋季
方季巢朋黨事救敬宗鞠按敬宗遂誣季方與無忌謀反上
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下詔削封邑黔州安置

詩三百六篇惡讒者居五六焉其義皆以自微而著積少
而多如采苓采葛青蠅負錦之論是也孔子言譖愬之情
亦以浸潤膚受况之蓋不如是則聽者疑而不能入也今
許敬宗之讒無忌直以謀反動人主心值高宗庸懦不復
參諦一二日間片言而決不必捷捷幡幡然後濟也吁可
畏哉太宗每斷死刑慎重詳覆至于再三高宗所親見而
不知法也若盧祖尚壘泪張亮則以一時之怒不付有司

而徑殺之于以啓後嗣輕用刑法之端施之元舅而不少
靳矣無忌事兩朝其諂辭封國甚切援高宗其力凡以爲
身謀也而其效乃爾則曷若忠言直道與褚韓二三公同
其禍福不亦榮哉

詔改氏族志爲姓氏錄許敬宗以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故
請改之乃以武氏爲第一

太宗修氏族志以皇姓爲首許敬宗乃降李而升武高宗
苟有幾微之見心豈安乎敬宗奏請不疑高宗聽許無忤
是自紕其姓矣迹敬宗所以敢爾肆行無忌憚者非特以
其君懦弱也蓋信占記之文知武氏將昌可倚仗以取富
貴耳由是見褚遂良不能止邪於未萌禁亂之初生而忽
於占記所告也夫未入宮之時擊手金柅其用力爲易既

拜昭儀之後羸豕躑躅其防之爲難至於置笏毀塔叩頭流血曾不若田舍翁易婦之言適得其幾是以君子痛惜於斯焉

涇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雅相爲將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賞罰皆平人服其公

任雅相宰相才也而死於一將使遇太宗則必見用矣使居無忌之任必不收取物情私用刑罰矣詩人之譏尹氏太師也曰瓊瑣姻婭則無應仕宰相代天子序進賢才而以姻婭冗瑣之人妨塞仕路詩人仰天而訴以爲鞠凶大矣者世鮮不蹈此戒而雅相持軍不奏親戚不以國家公器自便其私故知其可以任百揆之職矣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曰吾父當死今以身報國不釋甲
胃赴敵而死

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遣之寄曰螻蟻餘
齒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
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死之為難使遂良
而如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魏州刺史孝協坐贓賜死司宗卿奏孝協父牧良死王事孝
協無兄弟恐絕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制苟害百姓
雖皇太子亦不赦

當言而不言忽有所言則其言必奇當行而不行忽有所
行則其行必異喜怒賞罰亦莫不然高宗昏懦肆恣弃大
宗之法如掃塵燂凍然而於孝協之贓確守畫一此畫一

豈不可施之許敬宗李義府耶法雖盡一然皇族則與衆人有間矣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幾何不康之無陛下禮與法之所無者武后猶且出意創爲又況於啓之曰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不赦他日東宮連見廢殺畫一不赦之教也

武后重作威福上動爲所制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爲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議廢后左右奔告后后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曰我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故太子忠謀大逆儀伏勝死于流所朝士坐與儀交通者流貶甚衆於是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

武氏殺王后蕭妃長孫韓瑗諸人高宗豈能不介然于心

而卒莫如之何上官儀之事自己爲之又非有讒人交間而致之死雖孽婦機譎忍毒而高宗亦太懦矣君子有言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高宗宜剛而柔宜健而順宜制而從直由陰濁勝耳武后通方士入宮爲厭禱於敗露而決勝當是以聚塵劫持其君高宗素非烈丈夫又負此不義故雖知郭行真之事猶不敢校喑噤憤屈甘之而已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其高宗之謂乎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上幸其宅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

張公藝之言直矣可謂朴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

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又勸之故知其資朴茂而智術短矣爲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乂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分一其有警焉耳矣

初劉仁軌與李義府有怨會仁軌運糧浮海遭風失舫命監察御史袁異式鞠之義甫謂異式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謂仁軌曰君與何人爲讎宜自爲計仁軌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若自引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及仁軌爲相異式大懼仁軌聞之薦爲司元大夫杜易簡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袁異式若爲小人者則不受仁軌之言直殺之以取知義

府矣今則不然是異式之賢也仁軌欲報之者具以上聞如李大亮可也遽有遷叙又越常級將以示無怨之公適足以爲私非宰相之體也

劉齊賢爲人方正上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與宗常從上獵因言晉州產鵝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彼豈捕鵝者卿何以此待之

人主雖爲嗜欲昏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所蔽者重故不能推席其明耳高宗若以特劉齊賢之心博求賢才列之朝廷則膏肓之疾必有良醫能已之者既知齊賢方正而置之外州司馬雖不使捕鵝亦不能采其謀猷善善不用郭公之道耳

上耕精田

爲國必務農務農必本末備舉然後實益及於百姓高宗
政出房帷輔相效諂天下駸駸入於危亂方且躬耕千畝
勤於九推夫豈勸農之本乎

高麗

高麗東方之小國較之契丹高昌吐蕃薛延陀之難取相
去遠矣然以隋之強盛以太宗之神武皆再三伐之而不
能克何高宗成功之易耶曰此乃隋唐征伐之效積威約
之漸顧其時未可耳夫以一方而當天下縱使地利可恃
人和可守而三十年間七拒大敵筋力外耗氣血內傷安
能以是久而不敗又况太宗名將李世勣薛仁貴猶存而
中國富庶少事勢力益壯故雖以高宗庸懦蔽弱而坐收
前人難集之功也苟不原其本適觀其末謂高宗威德所

致與漢宣服匈奴朝呼韓耶爲比則誤矣

司刑太常伯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人督運遭風失米考
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注曰非力所
及考中中其人既無喜色亦無愧詞又曰寵辱不驚考上上
考士者當較其平素今以一時容止而進退之厚貌深情
者得以蒙其姦矣然觀承慶判注之語則知古者考課有
所毀譽而得之者以爲榮祿此亦山公啓事之餘俗也後
世課最負犯立爲定目依式而書於吏文無繆則善矣其
人有異績美行無由察錄而貪穢蠹害幸免按舉者即以
無過著于官簿賢不混亂功罪同區未之有改也豈非激
揚之闕政乎

味帝陷西域十八州詔罷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鎮以解仁

貴阿史那道吉郭待封詩之

太宗勤兵遠略郡縣四夷以爲帝王之盛節也然北荒初
平建十三州分遣敕勒酋長未至所部而廻紇吐迷度已
私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之故以是知克伐雖易而不叛
爲難也至是吐蕃復盛破吐谷渾陷西域十八州朝廷遂
弃四鎮遣三將往討大敗而還而新羅百濟高麗餘種相
繼叛亂突厥亦遂反命將出師自是無寧歲是故舜之服
蠻夷也以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也武王之通道
于九夷八蠻也以慎德也獫狁匪茹宣王討之至于太原
而止不窮追也齊桓公越千里爲燕闢地而伐山戎孔子
不取也所以然者不虛內事外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
取虛名而受實禍故也是故吐蕃突厥高麗新羅臣而又

叛者太宗之所致也使太宗而在尚未有善後之策况高宗乎

郭待封耻辱薛仁貴之下多違其言唐兵遂大敗三將脫身免並除名

薛仁貴能攻戰而未知為制將之體也郭待封既數相違豈可與之共事斬之上也言乎朝俟命次也乃不能然其覆敗自取之矣待封苟以國事為重忘其班資以泥彼之曹景宗為法則協濟成功俱受顯賞豈不美哉雖然是役也待封之罪重仁貴之罪輕而罰一施之他日魏元忠亦以為言謂二人罪當同科者非也

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紀多不實故也
作始不可不慎也自太宗必欲觀史雖房元齡不敢盡使

鬼也乃與許敬宗等刪為高祖實錄上之既經刪削則遺闕已多矣敬宗之所以敢為不實得非房公啓之歟故嘗謂左右史當選天下有識直士久於其官爵祿優放而官則不從天子不觀史宰相不修史詔史官第書事實而不得輒有褒貶則是非得失法度文章後世有考矣

武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詔書褒美行之

武氏之請加母服所以崇陰教也猶不欲特請乃以聖緒出於老子先之而請王公以下習老子書可謂能行其說者夫五服古聖人所制其輕重隆殺皆有理義豈可以私意增損武氏之為此請也蓋自太宗時禮官請加高祖父

母諸服太宗不命博學碩儒斷以經訓正以古禮而率然從之於是武后請加母服它日玄宗加帝謚建九廟作而不法自以爲厚而不知違經背禮乃所以爲非也古者父在爲母齊衰期豈聖人固薄於母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其繫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不言大而言至此齊衰期之義也今於父在以母比隆躋地尊天扶陰敵陽其欲陵滅夫宗獨御四海之意豈特履霜而已哉不特高宗情如而其失至今未革也必欲得正其必以古爲則乎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武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廷旨由是失愛暴薨于合璧宮人以其爲天后醜之也太子弘幼有美質居東宮十五年其過失惟命宮臣擲匭

一節而已嘗受春秋左氏傳至商臣事廢書而嘆曰經籍
聖人垂訓而書此何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故商臣
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亦耳所不忍聞願
受他經瑜請讀禮從之弘是時年方幼學而至心如此豈
非賢乎其死也非有它過特以奏請嗚呼爲人臣子
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
朝夕問安侍膳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懦弱昏母后專忍尤當
遵養時晦以絕疑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默此春秋
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弘以爲太子之道豈至於一言違
忤而見醜哉經訓不明皆腐儒暗於大理而居人父子之
間其禍如此則人君愛其子而爲之擇師友者可不慎哉
大理奏權善才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罪當除名上命殺之狄

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栢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乃流二人于嶺南

高宗非可以理斷者而其言則不可不辨其言何謂以不殺伐陵栢之人則爲不孝是也人子承宗廟社稷之重其職豈爲陵墓一木之存亡耶祖武不可違也考志不可背也所遺之人材不可屏弃也所立之法度不可改也祖宗有未善猶當掩隱而消平之父母有失德猶當彌縫而是正之如此則孝道庶乎其可言矣今高宗於乃考帝範十不遵一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栢孰重重者安行而不忌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爲孝豈不猶盜跖以分均出後爲仁義陳仲子避兄離母而居於陵以爲廉乎故計未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君子之所惡也譬猶人有諱

其父祖之名者寧違禮律以行其私而不知違禮律之爲不孝也夷攷其行事曾未足以增光祖考盡子孫之道獨於名諱必曲爲之避一聞人言之小則斂衽變色大則譴怒隨之是亦高宗罪伐陵栢之類爾夫名有可易以它字者若之爲如淨之爲潔是也有不可易以他字者青而爲綠土而爲泥是也以太宗二名論之以代易世以人易民或可或不可也代以一朝言世以三十年言今日有詞于永代則非其義矣人以三才言民以萬姓言今日仁者民也則非其義矣由此而觀曷若上法孔子二名不偏諱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謬乎是故廟中而諱則祖考子孫不稱悉其爲誰也詩書而諱則詩不可以爲尸書不可以爲舒也嫌名而諱則狩不可以爲獸冲不可以爲蟲也而世

之人寧違禮律以行其私皆是也嗚呼子而知孝之達臣
而知忠之大則必不爲此小恭大諱矣

夏五月上幸九成宮山雨大寒從兵有凍死者

傳言周無寒歲秦無燠年夫周之衰秦之盛其歲年固多
豈盡無寒燠哉亦言舒緩慘刻之應而已高宗可謂舒緩
解緩之君在咎徵宜得常燠今乃盛夏而寒何也此武氏
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或曰是時武氏未全得唐之政未多
殺也何爲而有此曰天降時雨則山川出雲嗜慾將至有
開必先太又肅殺凝陰所爲也乃兆於仲夏之時惟見
者知之人君而不悟也生乎其時者必有晦迹韜光之士
矣

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守備或欲

聖擊之竟不能決

太宗於眾謀紛紜之時若非心有先定必能決擇從善疾如轉圜決擇從善禦實建德於成臯專用薛收之類是也心有先定處突厥於塞內專用溫彥博之類是也則未有發言盈庭莫知去取而罷者也高宗之時賢才尚多議吐蕃而不決則以君無先帝之明也其時三議和親與亟戰非也和親則辱國有耻者不為亟戰則疲民惻隱者不忍保境嚴備策之中也一言立斷矣

假師人明崇儼以符呪幻術為天后所重官至正諫大夫為賊所殺崇儼屢言於后以太子賢不堪承繼及死賊不得后疑賢所為誣以謀反廢為庶人

先是郭行真入宮事露高宗為之殺大臣及故太子矣又

以明崇儼之死爲之廢太子而終不知其情實人心既昏
乃如是耶厭勝之事未嘗究治則行真固無恙今之殺崇
儼者安知非行真爭寵所爲乎神器黷辱荆棘生宮之象
著矣

詔裴行儉討突厥行儉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遂以
詐勝之

撫士貴誠不易之言也制敵尚詐非仁義之兵也春秋紀
兵法最矣獨於以詐勝者則書曰敗敗者彼來戰而我以
詐勝之也晉文城濮之戰其功茂矣許曹衛以携楚之黨
拘宛春以激楚之怒然後得臣之意決則一戰而勝之孔
子不美其功而陋其譎及大鹵破狄毀車崇卒以取勝聖
人亦以敗書其惡用詐謀如此是知制敵尚詐非仁義之

道也然則攻城對敵一務誠信不反爲人所欺乎曰光武破尋邑孔明拒曹魏皆強弱不侔而未嘗用詐光武有順人之心而孔明行師有制是以所向無敵必曰詐而已矣一遇不可詐者豈不自敗乎

薛紹尚太平公主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顯以寵盛憂之間族祖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益以恭順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懼也

士大夫有志節者多不肯連姻天家而帝女下嫁必妙選望族名士各從所欲則無時可以成婚然舜由匹夫爲天子婿能使二女率循婦道此則尚主之法式也帝女而不擇名士爲歸名士而耻爲天子婿可乎必也公主有父母師傳之訓如太宗宣宗不驕其女而爲之婿者德行行乎

閨門使帝女不敢以富貴輕忽夫家交得其道其何美如
之不然殆難免於薛顛所憂與克禱之言乎

立皇孫重熙為皇太孫上欲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
廉對曰晉齊皆嘗立太孫其太子官屬即為太孫官屬未聞
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
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

事君之義有所問據經法以對然後為當若阿意從欲而
附會典文是小人已王方慶始而正言既而獻諛執義不
堅故也而高宗所謂自我作古者是耶非耶曰所言而然
所行而善有王者起必來取法矣言之而不然行之而不
善施於今則人不服垂於後則世不遵雖欲作古其可作
乎後世有好改作妄作不知而作作而不法者徃徃以此

言藉口蓋亦惑其名之可以自便而不知理之所不可成也

以吏部侍郎魏玄同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先是玄同上言銓選之弊請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上不納委人材於選部不問賢愚功罪一以年格次進知治體者必爲不當論之詳矣惟在上之人無意於得賢能致平治也則曰守法足矣苟有求賢能致平治之心則必改此法改此法者必慎擇天官而取人之術數路並用則兼周漢所長而除晉魏之失矣夫言事之人常以有言不用爲歎以人所見不同或以不出於己也今玄同言而不用以制在他人也及身爲宰相可以詔王廢置矣乃復寂然自絀前議豈言之之易而行之之難歟

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自殺上深惜之盡免黔府官屬祐一夕忽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國公傑爲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爲穢器題去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零陵王俊黎國公傑能爲人子矣或曰謝祐爲都督承武后意而殺其父二子安得報私仇乎曰祐非有高宗之命而黨於賊后是亦賊也二子殺之何不可之有又况明之死高宗深惜之而盡免黔州官屬二子報父之深仇固知君之密意矣使武氏而不專制二人者蓋高宗之所賞也

則天皇后上

唐紀

中宗即位立妃韋氏爲后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裴參園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

炎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韋兵入宮
宣太后令廢中宗爲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
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爲皇帝是
爲睿宗事皆決於太后

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中
宗云以天下與韋玄貞固爲失言炎安得奔告于后遽謀
廢之耶身爲宰相勒兵宣令則廢君之罪炎爲首而武后
爲從矣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己分權不若倚后爲重而
不爲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然則炎之罪又不止
於廢君而已武氏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自高宗中代其迹
益彰炎豈懵然不識乎苟不能識是爲不智罪猶淺也識
后意趣而勸使廢立是欲爲后腹心股肱之助其情爲如

何它日劉景先胡元範與文武間不以炎爲反者皆昧於君臣之大義者也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毋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后以權與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廢之而戒以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呂氏惟殺趙王王疑戚姬也遂有王諸呂之事武氏殘其主母而害三太子比之呂后孰爲甚炎舉呂氏之敗以爲戒而不知廢天子者呂后所無有也事當防微而爲之決其防事當杜漸而爲之撤其杜躬行此事而口出此戒所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

其愚豈不甚乎

諸武用事衆心憤惋會英公李敬業同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坐事被黜皆會于揚州各以失職作亂以斥復爲帥遂起兵開三府一曰斥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斥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求得一人類貌故太子賢給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因奉以號令

徐敬業欲因天下之憤而舉兵者直數武后蠱君廢主欲代唐室之罪且行且擻收衆風馳苟得罪人何憂唐室無主而施施然開三府方效成方遂王郎之所爲給衆出令夫大事豈可以詐立哉已自爲詐人誰以誠應之其不旋踵而敗也宜哉

太后問計於裴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賢子得以爲

謂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太后怒以炎欲反斬之

裴炎謂睿宗年長不親政事故賊得以爲辭中宗年長既親政矣而炎廢之何說也始而廢中宗開太后視朝今而議討賊勸太后復辟譬猶以肉啗飢虎又從而奪之則見咋而已矣故能權輕重而後可以當國家之大事韋玄貞爲侍中雖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至遽擅權而亂國也方之太后專斷之夕豈不懸遠乎中宗雖下愚炎與玄貞及劉仁軌劉禕之徒左提右挈雖排太后不預外可也然炎當高宗初崩中宗即位之時即奏言太子未應宣敕有要速處分望宣太后令施行纔兩月乃有廢立之舉既自黨于太后矣今又欲使太后歸政睿宗以水公議而弛張大柄一出於己其將能乎太后目之以反炎雖

欲辭此名不可得矣

李孝逸討敬業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
元忠智謀誠可爲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
可謂不待價而沽之者矣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
敬業而敗則武后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李孝逸
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獻言高宗而命
以官誠有遠見宏略者永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去雖非見
幾亦未習坎也至是鋒穎已見聲名已彰難乎其卷而懷
之矣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
知退也

制爲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

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故有

天下國家必勑名檢抑奔競取難進之士勵靖退之規所以成人材而興禮義也武后此詔可謂失矣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乃引以為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寧憂乏才何必開銜鬻之門消廉耻之道乎狄仁傑張柬之姚宋諸公豈自薦者故凡自薦賢者不為而才者為之人君安治天下固賴乎賢者為本也

命鑄銅為黜置之朝堂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從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軍機秘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二人掌之先責識官乃得投表疏

古有肺石謗木皆以達下情也上之出令如君高建瓴其勢然也下之貢誠如搏水過頰亦其勢然也故明君慎於出令而急於民情之上達武后之意則非其所爲則近是矣然欲知得失聞冤枉及天變則可也使人獻賦頌求仕進則不可也後世於所不可者不謀而同之於所可者乃閉而不行或又設令曰如某事乃得言某事乃不得言於是民之幽隱國之利病上皆不得知諛言日進而危亡之膏盲成矣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乃盛開告密之門寵任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徒競爲殘忍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蹶或

使跪捧枷累臂其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
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鎖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
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入獄者望風誣
服

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技與其具皆非人理蓋
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
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瀾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獄者何獨言
武后之時效之也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形于繪畫則人
人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閻立本圖地獄變相
至今尚有之況當時羣僧得志繪事偶像之盛從可知矣
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博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於幽
陰間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蘇頌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賈大隱曰太后既
發昏立明何不返政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曰禕之我所引
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賄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
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太后大怒以爲捍拒副
使賜死

禕之受知武后位爲宰相有所見面陳之可也况返政大
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道有常有變常止乎
正而變適於中變而不正斯亂已武氏方欲滅唐而自立
變而不正之大者劉禕之以常道律之不亦昧乎雖然不
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此則宰相之言也太后一時處分
後世特旨御筆之屬也命令之出治亂安危繫焉雖小事
猶不可不慎况殺宰相乎是時與政事者凡六七人無敢

執議以一陰制羣陽消鏖
三才而幹之也
亦盡言數後然耶抑人不能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八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九

則天皇台下

唐紀

太后遣韋侍價擊吐蕃韋方質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委以關外之事比聞御史監軍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事有意非而言是者取其言可也武后不置監軍之類是
已人君命將必置監軍其一欲號令出乎己成則收其功
謂上能制命也敗則歸諸將謂下違令也其二以兵授人
多至數十萬不能無疑焉耳武后管握大柄謀不任下猶
恐大臣分權言者爭論以沮其勢故因方質奏請言以下
制上之非普示意旨雖然其不置監軍之事則可爲法矣
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蔽賢臣勸諫終莫肯回用是

見武氏智術之高控勒四海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
豈偶然哉可以男子而不如一婦人哉

太后以私憾殺郝象賢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隱慝自
是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弊法必有所自後世習爲故常而不革木丸是也使其情
服固無言而受刑使其未服而塞其口與殺不辜幾希用
刑之君子可不悉察而禁止之歟

河南道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
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禹與太伯季札或聖或賢祠之當矣彼一千七百餘所獨
無賢於伍員者乎而得與禹班狄公何意哉曰公之留此
四祠所以風武氏也夏禹與子者也太伯季札讓國者也

伍員復讎者也其意若曰文皇與子而奪之及今而讓猶足爲賢不然將有復讎者起矣仁人君子之有所爲也豈苟然而已哉范氏爲狄公廟碑表出此事而系之曰神猶正之而況於人蓋亦未喻懷英之意也夫范之爲此碑亦將以諷焉而終於懷英之微意猶有所未喻賢哲心事之難明如此又況其凡乎或問伍員之事是耶非耶蘇子有言揚雄以三諫不去鞭尸藉棺爲子胥之罪此曲士陋說也子胥吳宗臣與國存亡去將安性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釋也至於藉棺則監廬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愚竊以爲不然以君討臣而許之報是有父子無君臣非聖人之教也子胥之治報受兄命焉夫豈父奢之意哉吳

伐楚入郢楚子奔鄖鄖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必犯是余殺汝乃止其視子胥不亦賢乎若如公羊之言弑君之臣踵相接而有相摩矣蘇子取之蓋擇焉而不精之過也故子胥無足取者狄懷英借以發意可也

霍王元軌廢徙黔州而死

元軌賢王也史言其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處士劉玄平以無所短稱之然武氏方內視諸李而元軌爲青州刺史及諸王宗室謀舉兵又無必成之計烏合四起未嘗有一戈匹馬出竟而西坐待潰敗賢雖可稱而周身之智克亂之才不足云矣

太后策貢士於洛陽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庭天子稱制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貢士既試于南宮已精其較選而又試之殿廡是以南宮爲不足信耶其先所第名必從而升降之殆猶兒戲耳故先正富又忠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有行焉無亦悅其名以謂親屈帝尊策天下士其驟然爲舉首者天子所親擢歟夫南宮禮闈遴選文學卿大夫使司衡鑑嚴莫甚焉以是爲未也重複試之於是上者或下後者或先前日所考殆成虛設古者明試以言豈其若是之勞且玩也又况事始自僭竊亂淫之武后可不革哉

太后可羣臣之請改國號曰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睿宗爲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

君子有言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

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湯武革命且盡言之獨於
坤之六五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者廢興常理也婦居尊
位非常之變故也夫無其事而不言可也女媧武氏是有
其事矣雖不言安可隱乎曰婦而居尊位是月是乎晝天
卑地尊陽德消亡陰道獨盛舛逆謬戾形氣交錯雖天下
皆小人夷狄居中國洪水橫流日食晝晦不是過矣然則
可乎女媧之事於史有之而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自堯以
來凡三千年呂氏欲爲而未成武氏遂踐祚革命如男子
然非常之變其大若此豈天數耶然三千年間纔有一武
氏雖曰天數亦不及終其身而元氣克復後世或欲爲是
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則女主
之禍可冀其不重興何者以理之所無故也若此可有則

坤之六五不以黃裳爲戒矣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狄公在武后卅第一等人也而不耻於事女主何也曰將以復唐也故寧受屈辱瀕於危殆而眷眷於后又善藏其用不先事而言待時而後發其誠心足以感動之故雖如武后鷙烈暴悍亦爲之回慮易意而廢主得還其功大矣古人有不羞汙君者仁傑必以是自爲武氏于時年將七十以人生常數期之反正之日若可待也是以不計其身之危辱以冀唐室之復寧雖未及如志而廬陵王來居東宮魄兆已見矣向若既踐相位羅來俊臣之獄一斥不復則此志不遂何以自白於天下後卅耶是故同人之九三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孔子曰隼者禽也弓

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然則仁傑比之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蓋瞠若乎其後矣伊尹之就桀也湯使之也桀不可與爲善決矣非湯使尹諫且勸之尹何爲而往桀苟能聽尹則湯豈有鳴條之舉哉惟至于再三至于四五而言終不入也於是說湯以伐夏救民蓋未嘗枉已也故尹進而醜有夏退則有亳可歸仁傑進而不醜武氏未見其退志烏得與伊尹比歟柳宗元乃爲之說曰伊尹蓋嘗思曰湯仁人也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莫及於天下可也夫聖人救世之心雖切而不肯少貶以求用如其不然孔子當燔肉之不至受女樂而不朝何汲汲然去之乎爲是說者蓋以文其黨附王叔文之罪所謂自以爲中庸而無忌憚也揚子雲有言絀

身將以伸道也孔子見所不見敬所不敬者絀身也此言亦非也身者行道之具猶燭者照暗之物也身既絀矣道安能伸燭自不明安能破暗孔子無不見無不敬未嘗絀也其言曰天厭之天厭之吾將仕矣以天自處行止在我曾是以爲絀乎斯道也惟知聖人者知之

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間賢愚悉加擢用時人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筮脫校書都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紀先知劾其誹謗請赴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恤人言

眯目聖神可謂誹謗矣紀先知糾之未爲甚過沈全交苟死亦將何辭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主所爲也夫以女主而時能行明主所爲宜其運動四海

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俛首爲用由是觀之呂政於忠
諫者以誹謗罪之於是有偶語之禁有效言之令防民之
口甚於防川小決而勝廣起大決而劉項動將以遏之適
以來之計始皇猜阻雄暴之資輔以李斯文法刻薄之才
而行事曾不如武氏之一婦人秦用是亡武用是存豈不
爲後世之明監乎

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昭
德曰子猶有弑父况姪乎以親王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
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遂罷承嗣及武
攸寧

以文而觀昭德爲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承嗣
據相權勢必速飛譎而去之所以剪其翼此謀慮之善者